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

揅經室刻

本館據靈鶼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余既集蓺圃先生題跋事迹爲先生年譜成。復向江陰繆筱珊前輩。借得續輯藏書題跋而刻之。前輩搜輯之勤。誠亦不負先生矣。余嘗謂藏書有派。而蘇州爲最精。蘇州之精。前有毛錢。後有黃顧。今則知之者稀矣。世方以泰西之學爲新學。棄此等事如宿垢。今得繆前輩搜輯之勤。而標復錄付刻工。俾蘇州藏書之派絕而未絕。豈僅傳先生一家之言而已哉。前輩江陰人。江陰藏書之派出自毛氏。仍蘇州派也。合并記之。丙申十一月。蘇州江標記。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目

經類

書經補遺元鈔本

毛詩傳箋二十卷宋刊本

毛詩傳箋殘本宋刊本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毛詩二十卷宋刊本

宋五服圖解一卷元刊本

孟子注疏解經十四卷叢書堂鈔本 述古堂藏書

廣韻校本

史部

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校鈔本

安南志略十九卷鈔本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校宋本

刻錄十一卷校影宋鈔本

武林舊事六卷明刻本
崑山郡志六卷鈔本
游志續編鈔本
宋紀受終考三卷明刻本
救民急務錄二卷明刻本

子部

揚子法言十卷校本
管子二十四卷校影寫宋本　舊寫一至十二卷黃補十三至二十四卷。
韓非子二十卷影宋鈔本
梅花喜神譜二卷宋本
淮南鴻烈解舊鈔本
崔豹古今注三卷明刊本
近事會元五卷鈔本
封氏聞見記十卷校本
麈史三卷舊鈔本

老學庵筆記十卷校宋本
職官分紀五十卷鈔本
唐語林三卷鈔本
唐語林二卷刻本
古唐類範一百六十卷鈔本
雲谿友議缺中卷　刻本
鑑誡錄宋槧本
劇談錄二卷校本
席上輔談
玄珠密語舊鈔本

集部

曹子建集十卷明活字本
嵇康集十卷鈔本
王子安集鈔本
孟東野文集宋刻本

丁卯集二卷宋本
孫可之文集十卷宋刻本
李文饒文集十六卷鈔本
王建詩集八卷明刻毛校本
嘉祐集十五卷宋本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明本
放翁先生劍南詩藁十八卷殘宋刻本
渭南文集五十卷宋本
豫章黃先生外集六卷殘宋刻本
楊太后宮詞宋寫本
周職方詩文集二卷明本
劉後村集舊鈔本
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明刻本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鈔本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舊鈔本

始豐稿十四卷七卷以下皆影鈔
中興閒氣集二卷明刻本
聖宋文選三十二卷宋刻本
宏秀集十卷宋本　缺九十卷
吳都文粹十卷鈔本
荆南唱和集明刻本
丹崖集舊鈔本
文溫州集舊刻本
存悔齋詩鈔本
中庵詩鈔本　此跋僞
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宋本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鈔本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校舊鈔本
太平樂府明本
南峯樂府明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目
金俊明鈔書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卷上

吳縣黃丕烈

書經補遺元鈔本

余素好書。於書友之往來者。卽無甚當意。亦必稍與交易。毋使敗興而去。誠欲其以書示我也。郡城金閶門外桐涇橋頭。有書鋪芸芬堂。與余居最遠。歲不過一再至焉。今茲秋仲。以鈔本回疆志求售。余曰。此書郡人欲得者頗少。子不憚遠道來。殆將望余之收此棄貨乎。然我爲子下一語。此書非盡出於無用。蓋其成書在大清一統志旣刊之後。俾後之攷輿地者又得所徵實。是亦有用之書矣。遂以千錢得之。書友亦欣喜而去。閱三月。復來。以舊鈔書經補遺付我。索白鏹一金。余笑而頷之。曰。余雖肯出價。子不可過爲居奇。且留之。稍緩議直。余徧檢書目。惟王蓮涇孝慈堂書目有云。書經補遺呂宗傑。五卷。元代鈔白二十七番。一册。汲古閣藏本。則其書之可珍益信。適書友來。歸其直青蚨八百錢。亦取其舊槲至於蓮涇所云二十七番。汲古閣藏本雖與此册合。然云元代鈔白。吾猶未敢信之。時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下澣四日。書於小千頃堂。棘人黃丕烈。越歲丁卯。是爲嘉慶十二年。檢及此書。方信元代鈔白之說果不妄也。蓋字之氣息隨時而異。似此書法古拙可愛。斷非明代人所能。前疑爲非者。數年前之識見有未逮也。重跋之。以當自訟。二月晦日。復翁黃丕烈。戊寅秋。濂溪坊蔣氏書散逸。中有元人錄書經一册。亦出毛藏。取勘此本。似較古拙。卷端亦

鈐元本甲二印。與此正同。而行款各異。彼爲廿行廿字。共三十七番。卷首鈔補二葉。非元人錄本之舊。且序文而得此起至跋。皆元人筆矣。物主視爲至寶。因仍還之。復翁。

毛詩傳箋二十卷宋刊本

余自購求書籍以來。於宋刊毛詩傳箋附釋文本凡五見。而有其三。一爲顧氏小讀書堆本。相傳爲南宋光宗時刻。余未及借校。友人鈕非石校於葛本上。其佳處實多焉。一爲毘陵周九松藏本。一爲此本。一爲小字本。一爲陳仲魚本。然已上四本。皆有重言互注等附入。非傳箋淨本也。向聞吳穉堂家有宋版毛詩傳箋。未之見。心甚怏怏。不過守此册爲至寶。小字本雖全。未易駕而上之。頃松江書籍鋪以吳本歸余。取對此刻。似勝。即檢一條。邶柏舟小序下。柏、木名。此已闌入箋文。而吳本云。柏、木名。以爲舟也。于傳下加圈以別之。且末脫以爲舟也四字。況無重言互注等。安得不以吳本爲甲而此本遜居乙耶。因附記於此。小字本近歸三松堂潘氏。非余有矣。癸酉立秋後十日下弦。復翁識。

毛詩傳箋殘本宋刊本

此殘宋本詩經傳箋附釋文本。余得諸己巳年。鈔補於庚午年。猶未及裝潢也。頃又得一小字本。大同而小異。合諸延令季氏書目所云鄭箋陸德明釋文詩經二十卷八本之說。正符其目。又載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六年乃得此本之名。是書雖非季氏舊物。而監本之名以此識矣。監本亦非一刻。余新得者。標題監本重言重意互注毛詩。較此少纂圖字點校字。可知非一刻矣。昔人聚書。不妨兼收並蓄。

故得成大藏書家。余力萬不逮季氏之一。而好實同之。茲藏二刻。居然相埒。後之得是書者。殆將由百宋一廛之簿錄而沿流溯源乎。喜而書此。以誌余言之非妄云。辛未初冬。復翁書於求古居。越月□季望後一日。裝成。原收及裝潢鈔補之費。共計百金。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毛詩二十卷宋刊本

宋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毛詩。余于向年得之郡故家。內原闕第五至第七、計三卷。其時適有別本宋刻小板者。亦屬殘本。而此三卷可配入。故並購之。擬重裝焉。因循未果。今歲夏初。五柳主人從都中歸。攜有全部宋刻本。行款正同。謂可借以影鈔補全。無如已許售海甯陳仲魚。遂轉向仲魚借之。以了此願。鈔畢。復手校其誤。三卷中止誤一字。七卷六葉三行。淫誤爲浮。竟改之。墨痕可驗也。嘉慶庚午秋八月朔日。復翁黃丕烈識。

宋五服圖解一卷元刊本

龔端禮五服圖解一卷。見諸讀書敏求記。其述古堂書目、以爲元板。此册卽遵王舊藏也。因墨敝紙渝。損而重裝。復以襯紙副其四圍。不能覩舊時面目矣。裝成并記。嘉慶丁卯除夕前四日。復翁。

孟子注疏解經十四卷 叢書堂鈔本 述古堂藏書

是書於辛亥歲從學餘書肆中得來。始余於肆中見有是書。攜歸繙閱。見有殘缺。心不甚喜。因還之。後偶檢錢曾讀書敏求記。其所載孟子注疏十四卷。是叢書堂錄本。簡端五行爲匏翁手筆。古人於注疏皆命

侍史繕寫。好書之勤若是。間以建本監本校對。踳謬脫落。乃知匏翁鈔此爲不徒也。云云。方悟所見之本爲也是翁家故物。亟往索之。云已攜至玉峯書籍街去矣。迨至書船返棹而是書依然在焉。喜甚。攜之歸。開卷視此五行。果與後之筆跡迥殊。其爲叢書堂錄本無疑。至卷中鈔寫不全。想係照宋刻錄出之故。容俟暇日取他本校對。以徵此本之善噫。遵王所藏。曾幾何時。而已入書賈之手。豈不可惜。然猶幸余之因敏求記中語而知是書而寶之。不亦快哉。壬子九月四日。命工重裝。書此數語於後。黃丕烈。

廣韻校本

道光壬午仲夏。坊友以李子仙手臨顧澗蘋所錄惠松崖段若膺兩先生校定本廣韻示余。謂新得諸子仙學徒蔣約人家。驗其字迹。果然。臨本在嘉慶丁巳。蓋在二十年前矣。故書法不及近歲之工。茲擇其與姓氏有證佐。及廣韻向未載其姓者。自補書一二。摘錄於余所輯廣韻姓氏考上。有云惠云者。松崖先生說也。不繫某某云者。未知誰何。其中載顧澗蘋說一條。又載璣寅案。雖未詳其姓。以同時求之。璣者。費士璣也。寅者。同時有兩人名寅者。一蔣寅。一顧寅。未敢定誰何耳。福云者。子仙也。惟若膺說不見姓名。或前所云不繫某某者或段說耳。段李皆作古人。澗蘋又交絕。無可訪問矣。堯夫記。

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校鈔本

丙寅春。買得惠氏遺書。中有蘇天爵名臣事略一書。惜止七卷。余家雖有鈔本兩部皆全者。然未敢信其必從元刻出。因假得香嚴書屋藏元刻本。照其行款。補錄八卷至十五卷。此七卷似係舊鈔。未忍輕棄。遂

用之手校元刻於上。孰知行款既未同。文理亦多謬。甚至脫落幾葉。此僅空幾字以誌之。始知鈔本殊不足信也。本擬仍照原刻錄出。奈工費浩繁。且此惠藏殘本。終歸無用。故勉爲校勘。聊存梗概。俾知書非初刻原本。卽舊鈔亦不可憑如此。爲之發一浩歎。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望後三日。堯翁黃丕烈識。嘉慶十二年春二月。余在吳中。堯圃黃君以名臣事略寫本十五卷見贈。其所藏全者有兩部。此其一也。越半年。復見其案頭有手校惠紅豆所鈔殘本七卷。而以周香嚴藏元刻本補鈔八卷者。因亟借歸寓所。對勘一過。知惠鈔殘本所缺者此本亦缺。所誤者此本亦誤。至第二卷既缺二葉。又第九卷缺一葉。第十一卷缺六葉。又缺許序三葉。王序一葉。前後共缺十二葉。而脫句誤字尤不可勝數。卽如開卷書名。本題國朝名臣事略。而鈔本盡作元朝。明係後人改竄。是書不校。大失本來面目矣。堯翁原跋。今幷錄之。海甯陳鱣記。

安南志略十九卷鈔本

是書原本爲胡茨村藏書。余所藏他書。亦有胡茨村印記。必好書之人矣。頃友人攜徐昂發諸鈔本中有題胡茨村畫像二首。急錄之。以著其人之時代。幷識茨村果好書者云。金泥小字刻牙籤。連屋書囊當畫贍。盡日細繙黃白本。始知閒味十分甜。銀魚焚卻幾經春。種竹開池寄此身。牕外碧雲高百尺。此君清態最宜人。前一首、可見校書之勤。後一首、可想閒居之樂。令人企慕無已。惜姓名罕傳於世。賴所藏書及贈詩人以見之。亦危矣哉。復翁。此安南志略存十九卷末有脫向爲胡茨村藏鈔本。余姻家袁壽階得之。錢少詹曾借讀一過。用硃墨兩筆手校。幷加句讀。奈舊多訛脫。故句讀未全。余從袁本倩書手傳錄。兼臨校

語。復自爲依樣點定。誠希有之本也。惟是行款改爲整齊畫一。錯簡亦依少詹手校者更正。讀畢。誌其原委如此。壬申芒種後一日。復翁識。八月中秋後一日。吳春生訪見此本五硯樓舊藏者。爲有少詹手迹存。欲易之。因舉以畀之。余遂留此副本。以備觀覽。少詹於庚戌年以致仕大員入京祝嘏。其年適逢安南國王阮光平新册入覲。故少詹以此備掌故。借讀於五硯樓。跋云庚戌七月者。是年爲純皇帝八旬萬壽祝嘏者先行就道。所以跋云時在任城舟次也。復翁又記。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校宋本

壬子春仲。假得錢磬室校刊吳地記、吳郡圖經續記。二書合裝一册。爰以吳琯所刻古今逸史中吳地記校訖。思欲傳錄。吳郡圖經續記。余家未有其書。遂從同年沈書山借得此本。臨校一過。魚豕之訛。有錢本更甚於此本者。可知新刻之書亦未始無佳處也。黃蕘圃識。

蕘圃案。凡事必求其古。如書之原式。亦必照舊式。如序中擡頭及序後結銜。皆古式也。後人重刊。不可妄易舊觀。如錢叔寶本。猶守此義。因据以改正。（此用硃寫在序後。）

剡錄十一卷校影宋鈔本

此高似孫剡錄殘本。從周丈香嚴藏本影寫者。周本爲姑餘山人沈與文所藏。卷中有吳門世儒家、埜竹齋、兩長方印。又有沈與文印、姑餘山人、兩方印。其爲明嘉靖時鈔無疑。遇完字作宍。朗字作朗。當是影宋鈔者。宋人地志。最足取重。世有梓本。如范成大之志吳郡。陸游之志會稽等書。已不能盡得宋本面目。況

宋本外絕無流傳者乎。此本流傳甚少。得此亦足珍祕。聞嘉定錢少詹家有全本。久假之而無以應我。蓋竹汀先生於此書非常所寓目者。一時尋覓未得。遂不能借鈔。殊爲悵然。識之。以見古書難得全璧。所遇每如是。二册誤字不少。暇日當細爲手校一過。嘉慶戊午秋八月二十八日。燈下取周本對勘竣事。聊記於此。棘人黃丕烈。在卷第六下後。此八卷至十二卷。余從錢少詹藏本補鈔者也。少詹本與周香嚴所藏影宋殘本行款悉同。而筆墨差少古致。大約國初人鈔本。前有語古小長方印。又一小方印。其文曰髯。皆何義門先生之章也。中多紅筆。

武林舊事六卷明刻本

武林舊事六卷。本爲明正德中宋廷佐所刻。余向亦有之。因非十卷本。與坊友易書。不知流落何所矣。既而校勘羣籍。始知書舊一日。則其佳處猶在。不致爲庸妄人刪潤。歸於文從字順。故舊刻爲佳也。此本出宋廷佐本。雖不知影鈔與否。而佳處尚存。是可信矣。近校錢述古本。取此相勘。如祭埽條之淚粧。禁中納涼條之御筵諸字。未經泯滅。故特表而出之。以著此本之善云。辛未秋日。復翁識。

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中之武林舊事。據惠紅豆家鈔本。然參校者。六卷以前。據宋廷佐本。七至十卷。則據寶顏堂祕笈本。余欲尋訪祕笈本。坊間竟蔑如也。昨歲大除。往五柳居。晤語之。主人以新收全部祕笈對。即從之借武林舊事歸。自一至六。題曰前武林舊事。末載留跋。所據亦宋廷佐本也。其續刊者。別標後武林舊事。分卷一至五。末附弘治人跋。其書起綦待詔已下。爲一卷。以乾淳奉親之事起至末。爲二三

四五卷。余玩鮑叢書跋。知綦侍詔云云。卽卷六文而佚之者。因誌其秘笈卷第如此。壬申歲初二日。丕烈識。

崑山郡志六卷鈔本

崑山本縣也。元成宗元貞二年。升縣爲州。故履詳此書有郡志之名。延祐中。移州治於太倉。故志中有新治舊治之別。新志今太倉州城。舊治則今縣也。至正中。仍徙州舊治。則履詳已不及見矣。鐵厓序稱二十二卷。今按書止六卷。首尾完具。豈鐵厓所見乃別本邪。此書世罕傳本。嘉慶丁巳十月。假妙士孝廉所藏舊鈔本讀之。歎其簡而有要。因綴數言於末。竹汀奕錢大昕。　此楊譙崑山郡志六卷。予假自嘉定瞿木夫。命侍史鄒鳴皋影寫。而手校其筆誤處及舊所寫誤者。卷末有竹汀奕跋。卽出傳錄之手。其所跋爲陳妙士家舊鈔本也。妙士中嘉慶己未進士。歸班以知縣用。今在鴛湖掌教。所藏有此祕本。諒亦好古者。此志爲元人著。予家有玉峯志、玉峯續志。皆出於宋人。得此。則宋元以來舊本亦可考見。崑山志乘之源流矣。壬戌九月。蕘翁丕烈識。　黃俞邰補明史藝文志雜史類云。楊譙宋著龜錄。本浦城人。明初徙家太倉。與秦玉袁華爲友。地理類云楊譙崑山州志。明初修。今讀鐵崖序。亦及著龜。而云所著州乘。則與俞邰所云悉合矣。著龜不傳。獨傳崑山州志。亦幸矣哉。嘉慶丁丑孟秋。因書估以雍大記示余。余攷補志。見有楊譙所著兩書名。遂記此於卷端。其卷數皆未詳也。百宋一廛復翁。

游志續編鈔本

辛酉九月望偶過孔加兄雲光閣見有此本在几上云是借陸元洲者遂爾袖歸燈下錄之以爲齋中臥遊之玩少俟閒暇盡將載籍所傳遊覽諸作錄之以續二公之不足未知遂此志願否令徐問之裝完併記十一月朔穀

此錢罄室手鈔游志續編眞蹟去冬陶五柳攜以示余云是吳枚菴家所散出者余愛之甚因索直二十金因循未卽交易至今春始以家刻國策十部相易蓋價亦約略可抵也相易後適鮑丈綠飲聞之欲以所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部向五柳相易五柳告以與余交易故思欲屬鈔副本以元刻道園遺稿相易余憚煩未之允余叩五柳綠飲何以必欲相易故五柳云此書原爲綠飲物後爲枚菴借去枚菴客楚久而未歸此書杳無蹤迹今知散出故欲易歸耳適又收得枚菴傳錄本作書致綠飲綠飲如前約相易而去余謂此書收藏源流不可沒其實緣表而出之至於游志續編補元史藝文志未載惟絳雲樓書目有之錢罄室手鈔者陸其清佳趣堂書目載其書必此本矣卷中圖章錢府之印初不知其人後訪諸友人云卽允治舊名見於明詩綜馮字一印下刻獸形未知誰何疑是馮武之印然無確據也甲子冬至前一日微雪初霽牕明几淨重檢書此蓺翁黃丕烈識

嘉慶丙寅冬病者五旬死者二次自問一切書籍此後非塵封蟻蝕卽覆醬瓿入麵肆耳今幸獲安漸可至房外閒坐文字之緣不忍釋手啓櫥偶檢及此聊當臥遊以消永晝復翁

宋紀受終考三卷明刻本

余所收王蓮涇家書最多。皆得於其族孫處。則猶是家藏未散本也。就中有孝慈堂書目。分門編類。敘次頗詳。以之求蓮涇所藏。雖久散之本。按其册數之多寡。紙色之黃白。幾如析符之復合。可知書籍貴有源流。非漫言藏弆已也。頃郡中程姓書散。肆中購去。邀余觀之。見此册有蓮涇珍藏印。又有太原叔子藏書記印。遂攜歸。取證書目。所云棉紙襯釘一册。依然在目。余與蓮涇之緣抑何深耶。爰著數語於卷端。嘉慶己未冬十一月晦日。蕘圃黃丕烈識。

救民急務錄二卷明刻本

庚辰小春下澣。自杭歸。偶訪友城南。憩衛前書坊。見插架有此册。取視之。甚古雅。蓋嘉靖時刻也。書爲救民急務。亦有裨於政治之書。因急收之。且舊藏璜川吳氏。非不經人見者。何不一言及耶。復翁。

揚子法言十卷校本

此校本揚子法言李注十卷。沈寶硯先生筆也。舊藏滋蘭堂朱氏。余從己酉冬。曾假歸。手錄一本。而急歸之。蓋文游年老愛書。即欲售去。仍復不輕予人。故借錄而未易。交易後。每從旁人探問消息。聞已爲桐鄉人買去。心甚怏怏。今茲冬仲。五柳書屋主人陶蘊輝、購書於滋蘭堂。是書尚在。重復歸余。喜甚。以爲寒暑六更。再逢故物。書緣未了。當作如是觀。乾隆乙卯冬至後六日。吳郡棘人黃丕烈題於養恬書屋之北窗。

管子二十四卷校影寫宋本　舊寫一至十二卷黃補十三至二十四卷

宋刻缺此卷第七葉以下。據此補彼。因此實影鈔也。影鈔時猶未失去。且所影鈔者即余藏宋刻。故可信。

此卷之七至十一葉眞如獲拱璧矣。此在六卷後。

此影鈔殘本。管子六册。計十二卷。卽從宋刻出。然實有勝於宋刻處。遇紙破字缺悉空之。一善也。有宋刻未失之字間留一二。一善也。讀者珍之。堯圃識。此在十二卷後。

余所藏管子。係南宋初刻本二十四卷全者。續又得一影鈔本。止十二卷而止。然既從余本出。余本稍經後人描寫。而影鈔者在前。故可寶。且余本缺幾葉。影鈔者猶有之。則尤不可輕棄矣。因命鈔胥照宋本補十三至二十四卷。復手校其訛謬。時嘉慶丁卯立冬日。復翁識。此在卷末後。

韓非子二十卷影宋鈔本

第十卷第七葉原缺。趙文毅本有。當是趙移道藏以補全耳。驗其字數。於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爲不足。是宋本此一葉其文未必便如此。移補者非也。嘗謂宋本書雖無字處亦好。豈不信然。溯藜記。

續用張古餘司馬所借李書年觀詧宋刻本影鈔補全。惟第六行第四字曰。趙本作曰。餘無異也。堯翁記。以上在第十卷後。

此韓非子爲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曾藏泰興季氏。見於二家書目者也。今裝池尚仍錢氏之舊。首葉有季氏藏書鈐記。可證其確然矣。近日從新安汪啓淑秀峯家所謂開萬樓者賣出。遂於杭郡轉入余手。緣力不能蓄。復爲堯圃黃君捐三十白金取去。豈物固各有主耶。抑物雖好。而有力者始能聚耶。於其歸之也。率題數語。以志緣起。並質其理於黃君也。若夫此本之勝俗本。有不以道里計者。卽趙文毅本雖從此

本而出。然頗出意見改竄。亦失其眞。非得見此本。無由剖斷其是非。不僅因名鈔而足重。則黃君之知甚審。不待余贅言。余故不靳縷云。嘉慶壬戌中元前三日。澗蘋顧廣圻書於城南之思適齋。

余性喜讀未見書。而朋友中與余賞奇析疑者。惟顧子千里爲最相得。歲丙辰。千里借窗讀書。兼任讐校。故余所好之書亦惟千里知之爲最深。每遇奇祕本爲余所未見者。千里必代購以歸余。四五年來。插架中可備甲編之物。正不乏也。歲辛酉。余四赴計偕。賓主之歡遂散。然翰墨因緣。我兩人無一日去懷。千里就浙撫阮芸臺聘。入校經之局。每歸。爲余言曰。近日喜講古書者竟無其人。蘇杭兩處。古書之多。與講古書之人之多。杭遠不如蘇。此種話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今夏六月。千里自杭歸。於余面前略言近所得書。如元刊呂氏春秋舊鈔、嚴氏詩緝。明刻書三史會要。余亦以爲書皆好。明日。遂以歸余。易白金十二兩而去。問此外可有好者。千里曰無矣。余亦信杭之果無好書。越一日。遇千里於金閶書肆。聚談半日而別。將別去。復佇立於道。密語余曰。有一書。銘心絕品。此書必當歸子。亦惟子乃能識此書。然鈔本須得刻本價。問其名。始云爲影宋鈔韓非子。所藏爲錢遵王、季滄葦兩家。需直白金四十兩。余急欲覩其書。千里曰。此書爲汪啓淑家所散。而他姓得之。託余求售於子。故索重直。余聞之。喜甚。蓋子書中惟管韓爲最少。余所收子書。皆宋刻爲多。惟管韓尚缺。管子猶見殘宋本。若韓非子。幷未聞世有宋本。今得影鈔者。豈不大快乎。牀頭買書金盡。措諸友人所。始以三十金購之。全書之得見。遷延至數日。蓋千里亦愛不忍釋手矣。千里跋云力不能蓄。余非眞能蓄者。特以所好在是。必多方致之。較千里爲更愛爾。取校趙本。覺誤

字特多。正惟誤字。思之。正是一適。唯千里爲能收之於杭。亦惟余爲能收之於蘇。乃信世之識古書者。我兩人殆有同心焉。今而後。子書甲編中。又當添置一席矣。收書之日。爲中元日。以黃三八郎刻者。仍爲江夏所儲。天壤間翰墨因緣巧合如是。抑何奇邪。幷著之。以誌吾幸事。時嘉慶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黃丕烈書於王洗馬巷之士禮居。（以上在卷末。）

余既收得影宋鈔本韓非子。自謂所遇之厚無過於是。方擬手校同異於趙本。以備徵信之用。適錢唐何夢華過訪士禮居。見案頭有此書。亦詫爲奇絕。越一日。作禮告余曰。頃與張古餘司馬談及。知韓非子宋刻乃在渠處。豈非奇之又奇乎。余聞之。喜甚。即往謁古餘。古餘未晤。蓋古餘與余久神交而未曾謀面者也。適西賓夏方米與之熟。方米以他事往候。請觀其書。歸爲余言其眞。余即屬方米往假。果以是書來。一見稱快。始信余本之眞從宋本出也。然非一本。張本缺第十四卷第二葉。余本卻有。余本缺第十卷第七葉。張本有之。則余本非從張本出矣。顧又有疑焉者。余本爲述古堂所鈔。後歸延令季氏。此可憑兩家書目信之。乃余本中間有與張本絕不相謀者。一行一字。動見差誤。如謂鈔時僞爲。則十卷七葉何以聽其空白以傳信於後乎。或者所影鈔之本有修板鈔補之病。遂據以傳錄。故訛舛如是乎。此外板心細數及刊刻字數。影鈔者或缺或不同。大約脫略及誤書耳。至於字之筆畫稍有異同。此影鈔者莫辨其形似。致有此失也。今悉以朱筆手校於上。以別紙影鈔宋刻之眞者附於末。庶不改影鈔之舊。幷可存宋刻之眞。倘天壤間又有影鈔之原本出。則錢氏之影鈔者亦不任咎矣。世之古書何限。安能執一以求合耶。我輩

生遵王滄葦之後而所見翻勝二君此幸之至者也張本爲李書年觀察物古餘借校故在郡中觀察爲河南夏邑人今官江蘇糧儲道聞其官於京師欲以三十金求售於孫伯淵伯淵未之買并爲言此書之可寶今將子孫世守矣古餘之借難之又難而余之見幸之又幸因并描其藏書諸家圖書以誌源流首列張敦仁讀過一印此書得見之由也每册圖書未能悉摹茲但取其一次其先後每印所在遵天祿琳琅例注出某卷某葉日後得見宋刻欲定余手校所据本者可按此知之爰損舊裝續補於後他日千里歸索觀此本定詫余喜未見書之性又出渠上矣特未識後之讀書者能諒余區區愛書之心而不以余爲多事否也八月六日甲辰蕘翁識

九月二十日重觀於讀未見書齋廣圻記以上在別紙影鈔後

第四卷末葉六行卓齒之用齊也宋刻本如此有以墨筆於卓旁加丬成淖字此不知卓淖同字但知有淖齒者所爲也今影鈔及前所見述古堂影鈔皆不辨旁丬之非然偏左之迹乃宛然可驗耳乙丑十一月復閱書廣圻

或曰後文七術外儲說右難一皆作淖齒何也荅曰此韓子有其例也有度上文曰開地下文曰啓地開啓互見姦劫弑臣上文云以視君下文云以示君視示互見說疑上文云疑物下文云四擬疑擬互見皆同字也至於人名如外儲說左上言瞿璜下言瞿黃六微上言黃下言璜外儲說右上言田成恆下言田成常難一上言咎犯下言舅犯皆同字也而十過及七術之董閼於與觀行之董安于說林上之韓傀與

六徵之韓庵。難三之芒卯。與顯學之孟卯。幷此卓齒之與淖齒。亦同字也。故曰。宋槧必是。改者必非。凡是非當明乎其全書之例而後決之。則鮮誤矣。古今人表。淖齒。師古曰。字或作卓。呂氏春秋正名云。任卓齒。此又作卓之證也。十二月十七日。廣圻又記。均在五卷後。

此韓子從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本影鈔者。乃今日之最古者也。道藏匪字虧字號所有。即出於此。而脫落不完。又間有竄易處。世所行趙文毅合管子刻本。亦出於此。雖補全。然字句大非其舊矣。核而論之。此本不無誤者。但就其所誤。頗可思得致誤之由。而改之者固未爲當也。況往往幷所不誤者而改之乎。今年承古餘先生命。覆勘印本一過。遂記其大較如此。仍合藏趙三本。撰識誤上中下卷。附寫於後。庶將來讀者有以考其得失焉。嘉慶乙丑十二月。元和顧廣圻。均在卷末。

梅花喜神譜二卷宋本

余辛酉春計偕北行。與同邑顧南雅、夏方米同伴。將行之日。嘉定瞿木夫畫梅以贈余。裝潢成册。置篋中。將屬人題詠也。既而海甯陳仲魚來坿舟。舟行至楓橋。袁綬堦載酒送別。幷折庭梅爲探花兆。因以聊贈一枝春分韻賦詩。甚樂事也。出關至揚州。於風雪中。南雅畫梅共四幅。其一即取綬堦贈梅之意。爲思故人。俱寫於木夫畫册上。同人相與題詠。目之爲梅花字字香。亦可謂好事矣。二月中旬。抵燕臺。即從琉璃廠徧索未見書。適於文粹堂書肆得宋刻梅花喜神譜。非第快奇祕之獲。且喜與瞿顧兩君之畫若有舊緣者。抑何巧耶。遂重約同行四人題詠。余得七言絕句四章。其末云。羨殺西湖旅寓中。得來棋譜宋雕工。

今番藝術拔奇祕。欲傲虞山也是翁。蓋遵王所得異書。有爲刻本讀書敏求記所不載。如李逸民棋譜。外間多不及知。余所藏精鈔足本獨有之。故詩語及之。歸家檢讀書敏求記。於藝術門有云宋伯仁梅花喜神譜。跋語甚詳。亦是景定辛酉刻本。始歎述古臧弄多驚人祕笈。信非虛語。而前所云欲傲者。古人有知。余當爲其所笑爾。爰誌顛末。以紀翰墨因緣如是如是。嘉慶辛酉六月初七日。黃丕烈跋　讀畫齋所刻羣賢小集。皆南宋時人。內有雪巖吟草一卷。爲苕川宋伯仁器之叟著。余檢閱至是。喜出望外。謂可得伯仁之履歷也。蓋余所收梅花喜神譜。不特其書世莫之知。即著書之人。亦未有知其詳者。今得此雪巖吟草。乃快然相悅以解矣。卷端自序云。伯仁學詩。出於隨口應聲。高下精粗。往往無節制。茲以譜中所題古律證之。與序語都合。其眞以詩陶寫性情。隨其所長而已者耶。卷後葉紹翁跋。作於嘉熙二年。即吟草中有嘉熙戊戌家馬塍蓁。嘉熙戊戌復遊海陵蓁。嘉熙戊戌己亥馬塍蓁。蓁中歲旦一首注云。己亥、嘉熙三年。則嘉熙二年爲戊戌。此譜之作。當在僑居西馬塍後。以閑工夫作閑事業。意蓋有所感爾。卷中詩有詠梅者二首。其瓶梅云。南枝斜插古軍持。瘦影參差落硯池。莫道人家窗戶煖。等閒忘卻隴頭時。其問梅云。癡風滾滾送寒來。竹裏人家總未開。唯有老巖心事苦。數筇敲雪問梅腮。亦可知雪巖之於梅花固有相賞獨深者已。至於伯仁梗概。見於烏青文獻。刻吟草者。別記一紙附之。名曰傳略。今悉傳於左。蕘圃。

宋伯仁、字器之。號雪巖。苕川人。舉宏詞科。歷監淮揚鹽課。器之銳意功名。有擊楫之概。而祿位不顯。事已難爲。語多慷慨。然能出之以和易。自然流邁。而無叫囂之氣。自謂隨口應聲。如敗葉翻風。枯荷鬧雨。疾徐

因勢而出。蓋實錄云。

淮南鴻烈解舊鈔本

此淮南鴻烈解二十八卷。舊鈔本。余得諸顏家巷張秋塘處。云是其先世青父公所藏。卷中有校增字。如高誘撰文云云。皆其筆也。淮南子世有二本。一爲二十一卷。出于宋本。一爲二十八卷。出于道藏本。至二十卷者。錢述古所謂流俗本也。近時莊刻。謂出於道藏。顧澗蘋取袁氏五硯樓所藏道藏本校之。知多訛脫。余卻手臨一本。頃從都中歸。高郵王伯申編修聞余收淮南本極多。屬爲傳校。又五柳居陶蘊輝、思得善本淮南付梓。余家居無事。思爲校勘。遂借袁本重校於此本。道藏面目略具於是矣。道藏刻於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卷首碑牌可證。行款。每葉十行。每行大小十七字。此本字細行密。不及鉤勒。卷中有青父校增字句。當据別本。今悉照道藏删去。雖是弗存。以歸畫一。暇日當取宋刻正之。辛酉九月重陽後二日。蕘圃黃丕烈識。

余收得宋刻。係曹棟亭藏書。故五柳主人於揚州得之以歸余者也。子書唯淮南世鮮宋刻。故近今翻刻。從前校讐皆未及宋刻。余既收得。同人慫恿校出。忽忽未有暇也。偶一校及。輒又中止。年來目力漸衰。遇小字。甚不明了。此書宋刻字既小。又多破體幷印本漫漶處。故校難。而所校之本又係小字舊鈔。兼細如蠅頭。故校尤難。前輟校不知幾何年。而今茲三月下澣一日始復校。此旬日之間。事阻者三四日。草草畢工。略具面目。於破體字及宋刻誤字之灼見者。亦復不記出。一則省工夫。二則改正字从破體雖曰存眞。反爲費事。唯於古字古義或有可取者。仍標其異而出之。雖疑者亦存焉。蓋愼之也。

校書取其佳處。或因疑而削之。甚非理。猶兢兢守此意耳。丙子四月朔。丕烈。

崔豹古今注三卷明刊本

宋版崔豹古今注。見諸絳雲樓書目。近時傳本第得之彙刻書中。未知其本之何從出也。昨於坊間獲一舊刻。末有宋人題識。當從宋版出。特未知與絳雲所云某本同否耳。偶取彙刻書中如吳琯逸史本勘之。實爲此勝于彼。始從宋本出。當不謬也。越歲辛未四月二日。偶檢及此。因記。百宋一廛主人黃丕烈識。

癸酉春三月二十有一日。索居無聊。偶讀文選沈休文詩。賓階綠錢滿句。李注引崔豹古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出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今檢此本。無之。則此書所失多矣。安得有暇日偏索古書所引足之。復翁。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刊者。分卷古今注上。古今注中。古今注下。卷上。輿服第一。都邑第二。卷中。音樂第三。鳥獸第四。魚蟲第五。卷下。草木第六。雜注第七。問答釋義第八。今取勘此本。分卷爲一二三。其卷三以蟲魚第五起。又於程雅問董仲舒曰一條前。脫去問答釋義第八標目一行。是所據各一本矣。兩本當句下皆有一本作某云云。亦與所見二本不合。足徵當時傳本不一。難得定本也。乙亥夏。復翁。（在卷首。）

乙亥五月。復收得陽山顧氏文房本。彼云宋本校刊。取勘多不同。宜兩存之。復翁。

本書計二十七番有半。

己卯中秋。得見周香巖家舊鈔本。末葉有正德二年丁卯九月十日錄。前有重刊崔豹古今注序。中有云。余得于景泰丙子歲。凡一十三年。今歲取之。詳加校正。將欲鋟梓以傳。惜是書行世甚少。於其間傳錄之所謬誤者。不敢妄有所穿鑿。姑從其舊焉。又云。其間有所謂傳錄謬誤。向無從質究者。則深有竢

乎博雅好古君子爲之訂正焉。後一行云。己丑歲重九前一日。樗齋書。鈐有圖章。云維蕃清暇。疑是明之藩王也。亦分卷一二三。次行云晉崔豹正熊撰。與此刻同。三行云舜江韓忠子進校正。不知樗齋之刻向屬校正于韓忠子進。抑子進覆樗齋刻也。行款與此異。每葉廿四行。每行廿二字。字句與此同。當是樗齋用是本翻雕。故末宋人兩跋皆有也。後經盧抱經先生校正。故卷一下有朱書一行云。己亥三月。盧弓父校正。卷首、卷終、皆有武林盧文弨手校長方印。通體朱筆細楷書校改。初不知爲何據而云然。余以陽山顧氏本證之。蓋所據顧本也。間有不同。當從別本耳。書以最先者爲佳。故余謂此刻最佳。而周本次之。盧校雖據顧本。非兩存之道。而校字有可取者。未始不可參也。擬載其異於顧本。不敢入此刻也。自余獲見此本之覆本。而此刻原本愈可珍矣。己卯中秋日。復翁識。

待月深更喜客來。但偕二老共徘徊。今宵不見吳剛影。斫卻低枝桂半摧。年年中秋。有倪萍江、管佛容、吳枚菴三人來。坐月談心。今歲中秋。唯倪管二老至。而吳不至。蓋日中來時言。月蝕。恐不明也。

本來如鏡忽如梳。一片清光半是虛。怕向空階久延佇。挑燈重理讀殘書。中秋戊刻月食有作。復翁。

如梳、此始虧也。其後食之既。且黑氣摩盪全無影者有二時。均在卷後

近事會元五卷鈔本

李上交近事會元五卷。上交退寓鍾陵。尋近史及小說雜記之類。凡五百事。釐爲五卷。目曰近事會元。唐史所失記者。此多載焉。右錄讀書敏求記一則。乙亥夏五。蓺翁在卷首。

太歲乙酉。避亂於洋蕩之村居。是年閏六月。憂悶無聊。遂手書此本。二十日而畢。是書爲秦季公所藏。予從孫岷自借抄之。七月初六

日。孱守老人記。

右係薄丈啓源原本。余從余君蕭客鈔得之。雖甚小碎。然可補唐五代典故之闕也。孱守老人姓馮氏。名舒。字已蒼。又號癸巳老人。虞山人。丙申七夕延陵吳翌鳳書。

今年春。黃丈蕘圃以是書屬鈔其副。緣此書甚祕。外間絕少流傳。且可考唐一代掌故之遺。有裨正史。非泛常類書比也。顧前人以二十日畢之。而余衣食奔走。日不暇給。書此幾及半載。卽此可見古人讀書精敏爲不可及。而余嬾惰無匹。是可慨已。嘉慶十八年癸酉六月三十日。書畢識。愧陸奎拙生甫書。

余蓄雜家書多舊本。大半出諸讀書敏求記所載者。唯李上交近事會元五卷。聞名而已。未見其書也。客歲。吳枚菴先生自楚歸。行篋中留得古籍數十種。余次第借校。獲益甚多。中有未蓄者。擬錄其副。近事會元、其一種也。因屬余友陸拙生錄之。時枚菴將爲浙中之遊。思急還之。故促迫拙生甚至。然卒賴友人力。得遂錄副之願。拙生幷爲余云。孱守本在紹興蕭山李柯溪所。亦考索古書源流之一助也。幷記復翁。

是册裝池尙出良工。錢半巖手。近日已作古人。惜哉。其子雖亦世其業。而其裝池卻未之見。不知能傳父之手段否。甲戌閏春。復翁偶記。

蕭山李柯溪、僑居吳市。頗收古書。余友吳枚菴與之往還。枚菴云。柯溪回家。屬其以原本帶出。俟其假到時。當更以原本勘之。乙亥端午後一日。復翁記。

柯溪去官業賈。人本麤豪。余雖於枚菴座中一識其面。未敢與訂交矣。其所收書。大概爲轉鬻計。蓋蕭山

有陸姓豪於財而喜收書近日能收書者大半能蓄財者可慨也夫戊寅初冬復翁識以上在卷末

封氏聞見記十卷校本

康熙丁未仲冬念四日甲子陰窗閱何焯壬辰四月借蔣氏家藏鈔本校錄一過增補三百餘字內何學士暨小山所閱以雌黃墨筆爲別秋厓朱邦衡識道光甲申歲初四日校鐵如意齋藏叢書堂錄本原出汲古舊藏中有毛斧季手校燒尾狂譎兩條各本所無因取錄於本門上方老薑記初五日起覆勘畢均在卷末

塵史三卷舊鈔本

嘉慶癸酉初秋書友從任姓易得舊鈔塵史適過余齋因得寓目取較舊藏欽仲陽本知此爲最先之本欽仲陽本行款與此同且字之誤者多合後經義門何先生手校斧季毛公曾借諸何氏題曰欽仲陽本今藏余家故亦題爲欽仲陽本也此本鈔手在欽本先無舊時藏書家圖記卷端任文田印卽今所自出者卷上缺一葉影欽本補鈔卷尾剜去一行以舊紙黏補想是原有慶元云云一行亦據欽本塡補秋雨涼生手訂此本舛誤缺失而誌其顚末如此中元後三日復翁丕烈識是書雖非毛氏所云何元朗本及伊舅氏仲木本然古色古香溢于楮墨想不在二本下也余旣得欽仲陽本又得此可云雙美因重裝與欽本並儲以來自任氏塾中稱曰任文田本云癸酉中秋前十三日復翁識己卯秋獲見何元朗本手校其異同於欽仲陽本因索直昂未之得也蓋爲小讀書堆藏本而今已散出矣復翁

老學庵筆記十卷校宋本

老學庵筆記。先太史淳熙間所著也。紹定戊子。刻之桐江郡庠。幼子奉議郎權知嚴州軍兼管內勸農事借紫子遹謹書。案影宋鈔無此跋。乙亥五月記。是書毛子晉刊入放翁集。行於世。予嘗見陸敕先用鈔本所校。斧季又用影宋本校。後五卷用殘宋槧本校。第七後半卷及第八卷改補諸處。每與此刻合。今以硃筆圈別識之。蓋此刻所據乃善本也。獨是子晉跋語、首稱向刻稗海函中。宜用此爲底本。而相出入如此。敕先、斧季、又絕不及此刻一語。皆所未解也。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正月十一日。溯洄顧廣圻校畢記。陸敕先用宋本校汲古毛氏所刊。今歸小讀書堆。取勘此刻。頗多與宋本合者。實勝毛本遠甚。已悉圈其旁爲識。其他異同。仍載如右。乙卯四月。溯洄又記。嘉慶丙辰正月初九。風雪殊甚。初十日。雪雖止。風尙狂。寒威逼人。春令不減嚴冬也。鄉人有自新安來者。云射濱官塘有凍死者三人。則他處之爲風雪所困者必多。不亦哀乎。余枯坐書齋。呵凍校書。反爲消寒樂事。視圍爐煖閣。幾自笑其寒酸矣。客歲。借余友顧溯洄校本老學庵筆記。至今春。始爲傳錄。渠所校爲明會稽商濬本。是稗海中所梓。今此本亦同。然其中已有改正處。未識是翻板否。嘉慶元年中澣一日。校畢書。棘人黃丕烈。東城顧五癡家。有影宋鈔本。余曾見之。惜需值太昂。未之得也。擬假一對。以著異同。蕘圃氏。影宋本止有後五卷。毛斧季所據亦然。豈宋槧已不全耶。丁巳七月。假得。校一過如右。至其本有訛語。極淺陋可笑。而末題唐子畏名。茲悉削不錄。恐閱者仍惑焉。爰并識之。廿八日燈下。顧廣圻書。嘉慶乙亥。重閱此。已越廿年矣。計跋此尙在昭明巷老屋。今一

再遷徙家中人唯老妻猶是舊有者長婦及幼兒幼女三孫皆後添矣長兒已亡長女次女已嫁時事變遷可感也夫　乙亥四月八日用新收影宋本校前五卷并鈎勒行款補澗蘋陸敕先校本所未及也余檢此書後五卷影宋本雖殘帙亦未易得故但借校之其前五卷未嘗有影宋本也今忽得影宋十卷可喜之至手校如左其後五卷親見影宋本故不復校也復翁　余收得影宋本友人張訒庵借校并此校本同借去五月初一抵莫還余適有事未及檢點明晨坐百宋一廛中檢點及此此訒庵於臨校時代爲讐勘并補後五卷所未校者如此獲借書益勝於還書一紙多矣惜訒庵古道不即手錄於上謹以夾籤識之尤愼之至也廿止醒人記　一至四影宋本張訒庵補校十條　五至七張訒庵補校十條按七卷毛斧季校殘宋本後半卷影宋如之訛謬獨少甚哉宋刻之可寶而影宋之亦可信也　八至十張訒庵補校九條通十卷共補校廿九條廿止醒人手錄乙亥五月二日　此書臨校宋本迄今已閱廿年境界非昔日可比而所見之書又有影宋本全部出爲余補昔日所不逮余之享書福不可謂不厚豈此一事果足折諸福使余窘迫無地耶家計日拙雖迫於男婚女嫁衣食闕之累前跋已略及之而此書新載廿止醒人之自號蓋余取淵明詩意寫照所云廿止醒人者淵明詩止酒一章廿句句有廿止字止酒則醒矣故余戲取以爲自號云余自甲寅丁外艱乙卯遭火災遂至日蹙一日然此二十年來縱極支絀不如今日之甚究由余之夢夢也今醒矣殆將自止矣淵明詩本有廿止字而今適當廿年非前定耶廿止醒人之自號抑何巧耶乙亥端陽前四日復翁丕烈記

職官分紀五十卷鈔本

余郡周丈香巖藏書甚富。與余最爲莫逆。每請假觀。必出書相示。或假歸傳錄校讐。無有不遂余所請者。惟此職官分紀一書。余從錢少詹先生題跋中知香巖有此書。幷知余與香巖爲最稔。浼余借鈔。往請而仍不果。則此書之珍秘可知。今茲夏相遇於桃花塢中錢江會館。少頃。其僕攜一包書來。詢之。知從書賈處索歸者。啓包視之。乃卽職官分紀也。問其直。需番餅四十金。時苦囊空。越三月。始獲之。減去四分之一。拜良友之賜多。下缺。

唐語林三卷鈔本

此舊鈔本唐語林三卷。一卷載德行、言語、政事。二卷載文學、方正、雅量、識鑒。三卷載賞譽、品藻、規箴、夙慧、容止、企羨、栖逸、賢媛。共十五門。以陳氏書錄解題晁氏郡齋讀書志核之。蓋不全本也。陳云八卷。晁云十卷。在宋已有二本。明時百川書志亦云十卷。當是晁所見本。然後來藏書家罕有著錄。伏讀四庫全書總目云。明以來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俎引楊愼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齊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審是。則明所存者。亦止此德行至賢媛矣。四庫乃從永樂大典校補。此三卷。雖不全。尙是照宋鈔本。卷中宋諱皆缺其文。可爲確證。揚州書估攜書數十種求售。苦無當意者。此本實爲罕祕。以白金二兩四錢易之。今日天氣老晴。礎潤皆收。垂簾北牖下。午飯後。書此。堯翁黃丕烈。

時甲子六月六日.

唐語林未見完本.見者.齊之鸞所刻上下二卷爾.今假士禮居新購舊鈔三卷校之.乃知刻本卽發源於鈔本.行款字形一一相同.惟改三卷爲二卷.以致分卷處有幾頁不對.間有改正誤字.明人刻書妄改.往往如此.刻本中有舊校者夾簽云.李希烈前一頁缺.別本上中下卷者.亦缺二卷廿九號.似刻本又有一本.或卽將三卷本後改二卷.其卷首分門.文學二字獨細小.重添可見矣.余因將分卷之頁重鈔.兼補缺頁.細心校改.以復不全三卷之舊.而刻本之五頁抽出者.仍釘於後.著明刻妄改之非.黃跋述書之原委甚詳.亦錄之.以爲讀是書者攷焉.時嘉慶甲子八月九日.香嚴居士周錫瓚識.　此本上下二卷.係硬分者.余得舊鈔.實分三卷.蓋視晁陳兩家所云卷數已不全矣.明人好作聰明.往往不肯爲舊貫之仍.故分併皆由自造.今以舊鈔勘之.不特文義皆同.卽行款亦合.惟於分卷處有幾葉或擠或排之稍異爾.此迹顯然.莫可掩飾.特未見原本.無從指摘.甚矣.明人刻書之不可信如此.蕘翁.

古唐類範一百六十卷鈔本

右古唐類範一百六十卷.其實卽虞氏北堂書鈔也.北堂書鈔曾改爲大唐類要.見於朱竹垞曝書亭集跋語中.是書余得自友人陶蘊兄處.云□□述古堂□□物.余曰.此爲遵王所記之書.尙有可疑.其爲竹垞之跋之書.則爲可信.每卷首尾古唐類範四字.挖補之迹顯然.末有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書、南書房舊講官、二方印.則其爲竹垞所跋之書.一證也.遵王云繕寫精妙.竹垞云傳寫訛舛.今是書訛舛則有之.精

妙則未也。則其非遵王所記之書。又一證也。至於是書大略出於原書。竹垞已言之。而卽可以遵王之言爲據。蓋遵王所記。係聞嘉禾收藏家有原書。蒐訪十餘年而始得者。竹垞跋係湖州書賈求售者。想當日原書儲於浙省。故錢朱藏書家皆能得之。獨恨書賈欺人。好改易古書名目。一變而爲大唐類要。再變而爲古唐類範。輾轉滋謬。致失其名。然猶幸改其名而不改其實。得令後人窺見廬山面目。則其知識不勝於妄加刪補。作聰明以變亂舊章者哉。余故得是書原委。因題數語於後。時乾隆甲寅四月朔。吳郡黃丕烈識。

雲谿友議缺中卷。　刻本。　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

家祖星軺公性嗜卷籍。四部裒然。幸無墨漏之議矣。乃一傳而佚。殊以神物不克久聚爲恨。雲谿友議。要是說部中之近古者。是亦當年充棟之一。而當其盛泊其衰猶依於敝簏也。是可風已。孫堉讀誌。郡中有貧士金心山。余數年前曾識之。其時不過相遇於歲科試場中。知其能文章而已。近年來。相傳其善書畫。然余與心山蹤跡疎。故未嘗一求其筆墨。既而心山病且死。書賈以其書畫之遺弃敝簏者示余。余重心山人。且以未得其筆墨爲憾。故稍購之。卽非其至者。而亦可珍也。又一日。書賈以其家所留書籍求售。余揀得二三册。是其一也。方知心山爲星軺孫。藏書之家。淵源有自。宜其殘編斷簡亦多善本矣。塾師顧澗蘋、取校惠松崖勘本。知是刻卽爲惠所据。而是本失去中卷。爲可惜已。惠校本今臧小讀書堆。松崖尚不悉照此刻。而澗蘋賴此勘正者猶多。然所失中卷。仍賴惠校得以補完。天壤間何其遇合之艱而又甚

巧耶。爰書此得數語詒來者。嘉慶歲在戊午春三月。黃丕烈書於士禮居。說郛一種。上下卷全。缺中卷。此刻最善。當是專本。心山所題說郛一種。特說郛中亦有其書耳。非說郛本也。恐誤後人。故特著之。蕘圃。

鑑誡錄宋槧本

右宋槧鑑誡錄。項元汴家藏。時明萬歷元年秋七月既望。重裝於天籟閣。共計二册。原價陸口。

歐陽子五代史。較溫公通鑑反略。表兄竹垞先生、盡搜十國遺書。仿裴氏注三國志。鑑誡錄、其取裁之一也。天籟閣圖書。近時散軼殆盡。茲覩此本。古色蒼然。於揚州書局采入全唐詩數十篇。因書於後。杳嗣瑮。

己丑夏五。竹垞先生來眞州。持以見賜。愧不能藏。復影錄一本奉還。曹寅。鉉在維揚書局。適吾師竹垞先生亦來客於此。因得借觀。遂書一通。其紙版傷損處。皆手自補綴。歸之。時康熙乙酉十月朔。汪士鉉謹記。

王士禛阮亭甫假觀。手錄一通。因較正訛謬數十字。朱書　康熙己巳春日。華隱徐嘉炎從竹垞十兄假觀。時因編輯全唐詩。取資甚多。

鑑誡錄十卷。後蜀何光遠輝夫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鑑者。前有劉曦度序。今觀其書多載可笑詩文。直小說家爾。每題以三字標目。與蘇鶚杜陽雜編略同。是册猶宋槧。卷首書重雕足本。惟劉序失之。吾鄉墨林項氏藏書也。濟南王先生貽上、見而愛之。曾手錄一部。康熙丁亥八

月既望。竹垞老人識。時年七十有九。

右宋槧鑑誡錄十卷。今歸長洲程君叔平。頃從叔平借觀。重校一過。凡兩日而竟。復得譌謬七十餘處。餘從闕疑者尙多也。乾隆乙巳九月十日。漏下三鼓。試方于魯石綠錠子書。時寓桐鄉金氏之素行堂。悕識。十三日。鮑君以文、復攜一本來。互相參校。又得誤處三十餘條。其從全唐詩采入者。間有異同。仍闕而不補。以存其舊。甚矣。讐勘之難如掃落葉也。鮑君行將刊入叢書。以公天下。卽以此爲祖本。叔平其珀之。寔信孫甫。

嘉慶甲子。重見此於讀未見書齋。去予前買得時。忽忽二十載矣。鮑淥飲丈欲刻入知不足齋叢書。至今未果。予向謂此書頗載極有關係文字。足當鑑誡之目。不盡如朱竹垞氏所云。安得好事者傳之。堯翁屬題數語。聊識於後。幷不能無雲煙過眼之感也。正月二十五日。澗蘋居士顧廣圻書。

越歲丙寅秋七月五日。余友蔣賓嵎自楚中歸。因暌違五載。索觀新得古書。略出所藏。及此。余適欲補書近日見聞有關於是者。蓋是書千里所得。叔平所收。其朋友之情固篤。而今春叔平從江西解餉至江甯。旅中病卒。千里館於江甯太守許。因料理喪事。令其孤扶柩歸。亦可謂始終篤於情矣。鮑氏已刊入叢書中。幷記。堯翁。

余友顧千里向爲余言曰。有宋刻鑑誡錄。得諸徐七來家。後爲程念鞠豪奪去。此事已逾二十年矣。余思欲一見之而未得。蓋念鞠祕不示人。余雖識念鞠。未可索觀也。既而千里以鈔本贈余。云是別從趙味辛

本錄出而以宋本校勘。故板本較大。其行中字。或已照校後改正。遇歧異處。注曰王。注曰宋。後傳錄諸名公題跋一葉。細審緣由。知阮亭先生曾校正誤字。則鈔本已非宋本面目。而宋本之可珀乃益念念不忘。近年念鞠宦遊江西。家中書籍大半散佚。惟此書未見。詢諸伊戚毛榕坪。知此書亦欲售去。以榕坪勸阻。尙爲寶藏。余聞斯言。知物主未必無去志。緣謀諸書賈之素與往來者。久而始得見其書。索直白鏹卅金。余愛之甚。且恐過此機會難以圖成。遂易以番錢三十三圓。書計五十七葉。幷題跋一葉。以葉論錢。當合每葉四錢六分零。宋刻書之貴可云貴甚。而余好宋刻書之癡可云癡絕矣。時有解事者在座云。此書之可貴。不僅在宋刻。而幷在題跋。蓋書畫碑版往往以名公題跋爲重。其於書籍亦猶是云爾。余不覺撫掌稱快。以爲知己之言。時嘉慶九年歲在甲子。正月丁巳日。蕘翁黃丕烈書於百宋一廛。此書向爲天籟閣舊裝。所補紙皆白色不純者。故項氏圖章及阮亭先生校改硃筆。皆在白紙上。余今爲之重裝。悉以宋紙補之。取其色純也。於圖章及校改硃筆。仍留其白紙痕。所以傳信於後。四圍幷前後副葉皆宋紙。面葉亦宋金粟藏經。裝潢古雅。與書相稱。雖損舊裝爲之。恐或更有益於是書。裝畢。復誌數語於後。蕘翁。

劇談錄二卷校本

乙丑十月。以開萬樓所藏舊鈔本校。首多序一篇。卷中亦時有一二佳字。每卷撰人多官銜。皆古式也。書以舊爲佳。信然。卽有訛字。可揣而知也。蕘翁。

席上輔談

道光癸未秋七月。余病暑初愈。復理冷淡生活。故古書亦復喜寓目。中澣二日。余不在家。有持書三種相示者。未之留。兒輩述其名。中有席上輔談。係金俊明跋本。此書檢所見古書錄。嘗無有。越日往觀。始悟即試飲堂顧氏書也。是昔年見過者。賈人亦含糊答應。總以名人手跡在。需直昂較。余向爲顧氏直估數。且十倍之。思還之。而意猶眷戀。賈人亦曉余重視此書。又憐余無錢買書之病。許以余重出書相易。卒留案頭。繙閱一過。中多論煉金丹專。蓋玉吾曾究心於參同契。有著述。故於丹專頗詳。又男女陰陽先後感應之說。取三谷子金丹百問及雲間儲華谷祛疑說。不取褚氏遺書說。似爲有據。可爲求嗣者法。又查先生一條。是姑蘇人。可入府志雜記門。并曉近時查先生巷名所自來。因略舉有裨于多學而識者表出之。俾知此書所由重也。七月既望。秋清逸叟。時六十有一歲。本書六十一番。跋三番。此書本名席上腐談。故宋先欲作一書曰枕邊孚語。與之作對。因憶我輩以文字爲樂。往往于筆墨間作游戲語。予向名藏書所曰百宋一廛。其時海昌吳槎客聞之。即自題其居曰千元十駕。蓋吳亦藏書者。謂千部之元板遂及百部之宋板。如駑馬十駕耳。繼後嘉定錢潛研老人著說部。名曰十駕齋養新錄。即此十駕之義。八月廿有五日。命工重裝訖。晨起書此。此書近三松老人命侍史手錄其副。故稍疲熱。屬爲題後。以目病。艱於書。未加墨云。堯夫并記。

越日。書估來議直。估五餅金。以家刻書易之。又記。

玄珠密語舊鈔本

乙亥秋。余養疴杜門。時郡中有託余轉購古書者。故書友之蹤跡日盈我門矣。託購者惟是宋元舊刻。一

切舊鈔名校。故余亦得藉是收錄一二焉。七月小盡日。有書友告余曰。某收有舊鈔玄珠密語。曾送閱乎。余曰未也。遂爲余言其詳。余卽往購之。明晨物主果以此書來。索番餅八枚。幷爲余言。某坊曾還直若干。（某坊者。經義齋主人。胡姓。鶴名。立羣。其字也。在書估中爲能識古書之一人。惜知觀書而所見未廣。聞見尙不能擴耳。安得在余齋坐臥十日。盡發所藏。以增長識力乎。）又曾以新鈔本參閱。知彼爲十卷。而此爲十七卷。其書較全。又末缺失處僅少一頁零。書估之博識如是。而於此書之何本鈔手之何時。藏弆之何人。皆未有以知之。但知其舊鈔而已矣。舊鈔之必爭高價而已矣。及一入余手。而本則定其爲道藏也。驗諸卷一云二同卷而已矣。時則定其爲成弘也。驗諸欄格之闊黑口而已矣。人則定其爲名家也。驗諸書中之藏書圖記而已矣。及出讀書敏求記證之。知十七卷爲全。又驗諸道藏本目錄。知卷一之十七共十三卷。蓋一二同卷。五六同卷。十一十二同卷。十四十五同卷。故又云十三卷也。惟是坊間新鈔改爲十卷。不知其由。文義亦微不同。姑用他紙錄此缺失者。本書仍以空格存其舊云。至於每篇敍次。此五行類應紀篇已下三篇。道藏目錄在地合運勝紀篇後。似又岐異矣。復翁記。　初書友持此書來。云係杭州人家藏。向以十金得之。余頗信其言。因書中有古杭高氏藏書印也。及議成。而私謂所親曰。實從閶門外上塘街以青蚨五十六文得之。持示同行胡立羣。許以三餅金。故知其佳。必爭高直也。道藏目錄卷四基字號。計十三卷。　高瑞南、明中葉人。大藏書家。凡宋版舊鈔。書上有藏書印。余家所藏多有之。　嘉慶乙未中秋前八日。命工錢瑞正子伊人重裝。前跋所云私謂所親者。卽伊人也。于是書亦有購訪之勞焉。裝成次日。適錢唐何君夢華至。出示此書。幷詢以古杭高瑞南君。必知其詳。夢華云。此人家

多藏書。幷於醫家書尤喜藏弆。其有宋刊朱氏集驗方。卽其書也。今夢華已將眞本歸阮氏雲臺。而影寫本歸五硯樓。今鈔本又由五硯歸余。故附載其始末如此。至余舊藏宋本外臺祕要。亦有其圖記。而宋本咸淳臨安志。本爲古杭志書。宜瑞南之珍藏也。今皆在士禮居中。得此元珠密語。可謂三絕矣。中秋前七日。廿止醒人記。

越歲丙子夏日。書友以明刻外科祕方示余。方悉高瑞南爲明神廟時人。外科祕方。卽其刻也。渠序云。余少志博習。得古今書爲最多。更喜集醫家書。又爲此書得一確證矣。丙子中秋。校道藏本。其通體序次。與此正同。更無移易也。

人身亦小天地。素問六氣。眞探源星宿也。近時醫不讀書。欲求明理。其可得乎。吳中一老醫王其姓。丙其名。繩孫其字。樸莊其號。余猶及見之。治病亦曾邀之。而未經領略其妙。頃與王惕甫談。知其治惕甫之尊人病。預決其死生遲速。以壬癸日爲難過。幷云須歷幾箇壬癸日始卒。後果如所言。證以此書。樸莊殆得力於此者乎。堯翁附記。

樸莊曾屬惕甫作一文字序其遺書。其卒時惕甫不在家。歸後其長子又卒。無從得其遺事。故文缺焉。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卷下

曹子建集十卷明活字本

曹子建集十卷二本宋板載諸述古堂書目今未見其書所見者以此本爲最古矣此係活字板當屬明本余向亦有之不知何時散逸後爲書船友收得付觀裝潢紙墨毫無疑義惜余於所藏書不盡加圖記且余亦不自憶其何由而失無可左證而書友又認爲宋刻不可復收矣適他坊有收得玉峯吳氏書者此集與余舊藏同出一源遂歸之問其直云估十金較以贋作眞者識見不侔喜而著其緣起辛未初秋復翁識在卷首

嵇康集十卷鈔本

中散集十卷吳匏菴先生家鈔本卷中譌誤之字皆先生親手改定自板本盛而人始不復寫書即有書不知較讎與無書等祇供蠹損浥爛耳觀前賢於書籍用心不苟如此又可憑以證他本之失也庚子六月入伏日記於顧南原之味道軒

乾隆戊子冬日得於吳門汪伯子家張燕昌

王子安集鈔本　每葉廿四行行廿八字

己巳中秋前五日晨起有書友吳立方候於門攜書一包云從乍浦韓家得來者書皆可觀其中宋刻最

精者。爲賢良進卷。係季振宜藏書。惜止四卷。目後已遭剜改。合諸滄葦延令宋版書目所云八卷。已佚半矣。且需直昂。未之得。此外有佛祖通載二十二卷。書甚祕。亦價貴。不獲收。此王子安集二册。鈔本雖不爲善本。然傳本少。以家刻零種易之。復翁記。

孟東野文集宋刻本

此殘宋刻孟東野文集十卷本。目錄尚全。後五卷失之。或云是蜀本。余以字形核之。當不謬也。是書出無錫故家。去夏已聞之。獲觀者相傳卷中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朱記。余卽斷以爲宋刻。蓋余家藏有二劉及孟浩然集。獨孟集全。周丈香巖藏有姚合諸集。同此字形。並同此朱記。故信之也。迨今四月。始見而購之。用白金五兩四錢。欣喜之至。越八日爲端午芒種節。展讀一過。因記。是日庚午年壬午月戊午日戊午時。復翁。

余於甲寅秋。得小字孟東野集於蔣賓嵎處。蓋蔣從金陵書攤得者。眞北宋刻本。十卷具全。稍有修板。已珍之至矣。茲復獲此。雖非全本。然板片無修。似較舊藏爲勝。暇日尚當取而參之。復翁又記。

余家舊藏。尚有明初鈔本。黑格綿紙。首題孟東野詩集。結銜題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亦十卷。無總目。末題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蓋亦從宋本錄出也。取對此刻。大同小異。彼有脫落。賴此正之。而鈔本亦時有佳處。可證宋刻之誤者。備參焉可耳。東野集全者。宋刻舊鈔各居其一。而此殘本不與。若統計之。有三本矣。他日當合校一本。爲孟集考異云。十一月二日。偶展及此。又書。

壬申正月下旬六日晨起天雨適木工來劇書櫝尺寸檢此二書舊歲爲香嚴周丈借去故留案頭隨手及之也孟集合校有志未逮周丈向曾借校北宋本全者近又借校此殘者孳孳矻矻不知老之將來至余年纔及艾精力就衰向以書爲解憂之具今卻反是豈眞書之不足以云樂耶抑擾我心者之多也雨窗無聊識此破寐寂半恕道人筆

丁卯集二卷宋本　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

此書宋本余先藏有一本版刻糊塗多闕全寫因有義門先生跋故珍之列諸百宋一廛賦中後復收此覺字跡清朗勝於義門全寫者多矣因以何跋本歸嘉禾金似是致字華居而此本遂爲甲本庚午八月蕘翁記

增廣音註唐鄂州刺史丁卯詩集二卷　信安後學祝德子訂正

孫可之文集十卷宋刻本

孫可之文集毛刻三唐人集而外世無刊本卽毛氏所本亦云震澤王守溪先生從內閣錄出者究未識其爲刻與鈔也余友顧抱沖得宋刻本於華陽橋顧聽玉家楮墨精良首尾完好眞宋刻中上駟爰從假歸校於毛刻本上實有佳處悉爲勘定內卷二卷三與毛刻互倒自當以宋刻爲是其脫落如卷八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楊嵓已下二十四字宋刻獨全知內閣本非宋刻也雖宋刻亦有訛脫然無心之誤讀者自知卷中朱筆所改已得其大半夫抱沖與余之生後守溪子晉者幾何年而所見有勝於前人

者。不誠幸與。還書之日。因誌數語於卷端。藉抱沖小讀書堆以並傳不朽云。大清嘉慶元年正月上元日。

書於讀未見書齋。棘人黃丕烈。在卷首。

王震澤於正德丁丑刻孫可之集而自序之。謂獲內閣祕本手錄以歸。毛子晉合習之、持正、爲三唐人文者也。此宋槧前在小讀書堆。今藏藝芸主人處。丁亥夏閏。假來細勘正德本。知傳書多失。卷中絕無賞鑒諸家圖記。或皆未見歟。凡取文粹所有若干條入辨證。顧千里記。

龍多山錄云。樵起辛而游泊。思適齋集誤泊。甲而休。此用書辛壬癸甲也。刻武侯碑陰云。獨謂武侯治於燕魏。此用左傳管夷吾治於高傒也。見宋刻而後知正德本之謬。校定書籍。可不愼哉。六月朔日。再閱書。道光丁亥。因有文粹辨證之役。偏搜唐賢遺集。得此王濟之所刻孫可之內閣本。復從長洲汪氏借宋槧勘正。視汲古閣三唐人本遠過之矣。宋本舊在小讀書堆。重見恍若隔世。爲題數語於後。澗蘋。

李文饒文集十六卷鈔本　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

余藏李文饒文集多矣。有吳方山藏舊鈔殘本。宋刻十卷殘本。舊鈔正集別集本。手校殘宋明刻二十卷本。紅格舊鈔殘本。有外集本。年來吳本已補全售去。殘宋亦他徙。篋中止有二本矣。頃陳貞白家書散出。復得此殘鈔本十六卷。觀序文。知原來如是。非鈔後逸也。序中犬子二字。獨此與宋刻合。他本不及。因急收之。賈人索直□□金。余以家刻書易之。堯夫癸未歲初整理案頭堆積之書。知紅格舊鈔本尚留在外未歸。因加跋語。取與此本並儲。一紅一黑。皆殘本也。併緜紙無欄格本。有三舊鈔本。明刻不數矣。正月八日癸未。堯夫手記。

王建詩集八卷明刻毛校本

此毛子晉手校本王建詩集八卷本。與余舊藏吳匏庵家鈔本正同。吳本亦藏自汲古閣。而毛所校時合時不合。子晉之依宋刻校正。未知所據何本。此刻相傳爲明代川中刻。刻手既劣。印本復糊塗。幸得子晉手校。加以題跋。且屢經名家收藏。其所知者。南京解元。六如居士。爲吾吳唐伯虎圖章。玉峯徐炯。卽傳是樓後人。曾住我郡齊門內花谿。竹垞播芳文粹云。丙戌三月。留徐學使章仲花谿別業。觀宋槧本。卽其人也。其餘戎郎私印。中文蔣癡米□頭陀。皆未詳其人。古香醯醓。珍重異常。書之以前賢手澤而足重者。此爾。

嘉慶癸未六月四日收於郡廟前五柳居所收王建詩集。以編年計之。此爲第三本。前兩本。一爲影宋綿紙本。有毛仲辛氏一印。一爲叢書堂鈔紅格竹紙本。有汲古閣一印。幷有子晉校字。三書同出一源。而久分復合。是一奇也。幷記。堯翁。

此刻爲明監察御史河中劉成注編校本。唐人詩集如此刻者頗鮮。頃遊海禺。於坊中遍索古書。僅見一元刻校宋本郭茂倩樂府。中有毛子晉校。擬購之。而議價未果。心甚快快。後於故家獲書數種。內有明刻唐人張籍詩。亦劉所梓。其版刻之古拙近是。每葉每行字數亦同。唯張詩有直格。與此殊耳。因憶此集卷端幷言。有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尤相友善語。當是劉公屬意兩家之詩。故並梓之也。昔並梓而今並儲之。誠爲快事。首記於此。堯翁。

嘉祐集十五卷宋本　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五字。

癸酉四月十四日。有書友攜此宋刻嘉祐集示余。索直白鏹四十金。云出自松江故家。余一見稱異。刻本

之精。印本之爽。在宋本書可爲希有。雖首尾略缺。諸藏書家圖記。已鈐於缺少處。崑山徐氏收得時。卽如是。則缺失已久。瑕不掩瑜。惜床頭金盡。弗敢過而問焉。及書友持去。因檢舊藏蔣篁亭校宋本核之。方知所據卽是本。宋句缺失。篁亭注明卷首。朱筆校改。第七卷目錄起。乃悔當時未及留一對勘也。復令攜來。取第十一卷中第七葉校云。宋本作數月。顧千里以爲不可解。借余校本識後語。與此宋本對。數月二字作年。蓋覆本譌數年爲數月。蔣校宋作數年。而涉筆偶誤。仍寫年爲月耳。益見宋本之可寶。而校本之不足恃如此。余遂有欲得意。適外來有至蘇購書者。欲得宋元人集。余輟重出本。屬書友往應其求。固爲貶損以就之。而是書亦以他人還價未至。物主允降價相就。竟成交易。書直未酬。據爲己有。再取蔣校本一一勘之。無不脗合。宋刻中有墨筆所改所增者。皆篁亭筆。卷四中遠慮篇。故後世不得見耳。校云耳、或改其。非是。此舊時人校改。故篁亭以爲非。惟親見宋刻。又先得校本。故得互相證明。古書授受源流。親切如是。余於翰墨因緣。抑何深耶。通體塗抹。尙爲宋人讀本標舉眼目。遇宋諱皆以朱筆圈其字。亦足證版刻之前。故所避不廣。皮相者以爲大疵。非眞知宋本之妙者。至於書之由來。唯傳是樓物猶可指證。其目云。宋板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四册。今本悉符云。嘉慶十八年四月十八日。黃丕烈書於百宋一廛。案卷十三蘇氏族譜子洵下。宋本爲妄人增載轍二字。篁亭未及細審。校云。從宋本增。當誤爲。非親見宋刻。何由知之。校本之不如宋本。此可見矣。

越日晨起覆閱。知前跋多誤字。三行缺少。當作缺失。六行末句。當作末卷。十二行固爲。當作過爲。昨晚書畢。燭已見跋。未及細閱。因此致誤。乃悟篁亭校誤亦出無心也。復翁又識。時雨甚天陰。薔薇一架。落

紅牋紛新綠掩映幽窗岑寂清味如是

越歲丙子仲春六日晨起無聊偶檢及此覺古色古香久而彌著跋語精詳書之源流洞悉無遺半生心血略盡於此矣重展慨然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明本

余鄉舉後游京師於廠肆中獲此册雖多殘缺而版刻既舊且末黏籤一条云一本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叔敬買到蓋猶是明初官書也其詳載讀書敏求記古列女傳條下因此珍重弆藏擬覓全本補鈔數年以來僅見一本於顧竹君家印本較此爲勝惜亦未全竹君故後書籍封閉不復可假矣殘鱗片甲無傷古物爰付裝池略補素紙以當闕疑云丁卯白露後一日復翁黃丕烈識

放翁先生劍南詩稾十八卷殘宋刻本

好書積習愛探奇棄竹空傷蔓草滋不惜扁舟乘夜泛復翁來讀放翁詩山明水秀鹿城西解纜歸來日未低十七年前舊游路欲尋陳迹已全迷　嘉慶庚午夏五月十有一日夜泛至玉峰觀書於吳氏鑰啓數廚舊本絕少惟放翁先生劍南詩稾殘宋刻爲絕佳焉口占二絕句以紀其游逮中秋始得挾貲者捆載而歸因余爲介故全書皆由余齋運往此書留下俟議價易之補錄前作於卷首　陳氏書錄解題別集類下云劍南詩稾續稾八十七卷詩集類下云劍南詩稾二十卷續稾六十七卷蓋兩載之而初爲嚴州刻前集稾止淳熙丁未自戊申以及其終當嘉定庚午二十餘年爲詩益多其幼子遹復守嚴州續刻

之。則劍南詩稿與續稿固判然二刻矣。余家舊藏新刊劍南詩稿殘宋刻。無總目。其卷第之可考者。有一至四。八至十。其卷第之殆改而猶可約略者。有十四至十六。所謂嚴州刻是也。頃訪書玉峯吳氏。復得殘宋本放翁先生劍南詩稿目錄三册。爲目錄一至十二。十九至三十。三十一至四十五。放翁先生劍南詩稿。卷四十二至四十四。五十八五十九。六十至六十二。亦三册。其第一册板心卷第可攷。餘二册俱殆去約略而得其卷第之次序矣。四十二卷中。有己未冬至詩。六十二卷中。有乙丑重五詩。合諸陳氏所云。必在續稿中。此皆題曰劍南詩稿者。必非幼子遹復守嚴州續刻之本。就乙丑數至庚午。尚隔有五年。惜目錄與詩卷第俱不全。無從得其究竟。爲可恨耳。以余搜訪幾三十年。先後獲渭南（渭南集五十卷。宋刻全。）劍南宋刻。雖不盡全。何幸而如此耶。復翁記。

余向從郡故家收得殘宋刻劍南詩稿十册。卷第多殆改。以毛刻勘之。得其原本卷第。而毛刻於各卷下注宋本者。往往與殘宋本合。然此十卷外。尚有注宋本字樣者。余所收中卻無。未解其何謂。及續收此別本宋刻。存卷有八。覆取毛刻證之。與其注宋本字樣者適合。乃歎遇合之奇無過於是。蓋汲古當日所據以付梓者。本非宋刻。偶得殘本十八卷校勘之。因各記於卷尾。而不明言所得宋刻之全否。以示後人。豈知後世有勤於搜訪者。次第得之。以重爲印證乎。茲取兩宋刻合之。其標題各異。非一本。前所得十卷。當卽劍南詩稿二十卷本。後所得八卷。當卽續稿六十七卷本。雖本各不同。而行款字數兩刻適合。從此會歸一處。依然延平劍合矣。余前收此書時。未及將毛氏遇之於前。今復遇之後。其一段因緣。有足爲書林佳話者。甲戌仲春養疴杜門。日盤桓於樓下西廂。隨檢各書。重加繙

閱補題於此書魔書福余兩兼之自笑竊自喜也復翁

渭南文集五十卷宋本

白隄錢聽默書友中巨擘也其遺聞逸事有關於書籍者所得最多嘗謂余曰昔絳雲樓未火之先有白鬚老人自稱放翁示夢於汲古毛氏謂我有集在絳雲樓曷假之既寤異其夢遂向假歸而越日火發放翁集得免於厄然不知爲詩與文且斯言亦不知果確否也厥後有書友設攤於中街路又有書友某某聚談於攤中見有人持渭南文集來主人與之直青蚨一兩五錢某與某視之非毛氏刻本心異之問其消若干價主人曰必倍吾得價而後可是時任蔣橋顧家方廣收宋板書某與某私議曰如攜往顧家而問吾價必宋板矣爰向主人質而去即往顧家觀其書果問若干價某與某莫能定其數詭應曰此舊家書如要當還價與之顧家許以白鏹七十兩某與某往返再三而猶若勉強成就者至今顧氏書已漸漸散出未知其尚在否余因屬其族人購訪之以殘宋本劍南詩稿來而渭南文集苦無影響一日友人張秋塘來見案頭貯是書曰子有放翁詩曷得放翁文乎余異其言屬其以書來則眞宋刻也其價亦言七十兩余意欲稍減而秋塘以爲書出蔣春皐此人非急須錢者嫌貴當還之余方徬徨無定而裝潢匠錢半岩云有人從蔣家來知此書非其舊藏即顧質於蔣者不過青蚨二十千今售去須白鏹三十餘兩吾當往圖之半岩之謀未成而書已爲五柳居陶琅軒所得琅軒與余相友善遂以白鏹四五十兩易歸旁人有私議者云此書非宋刻故陶亦賤售余曰楮白墨黑如初印者然人之疑或有之然此書係翁子子

通所刻。故游字皆缺末筆。遇宋諱或缺筆。或云某某廟諱。非宋刻而何。顧何以不之寶而歸於蔣。蔣何以不之寶而歸於陶。陶何以不之寶而歸於余。余則素聞聽默之言。而知其書之貴重。故深信不疑。豈非事之奇者耶。抑又有奇者。今茲十一月望日。偶至元妙觀東書攤。買得不全無錫華氏活字本。有吳寬前序。有祝允明後序。又有華程跋。皆云得子通舊刻本。故以活字傳之。取對余所藏者。遇有紅筆描改處。皆與活字本合。則華氏所藏宋本即此。以幾百年未合之物。而一旦相爲證明。何快乃爾。因追敍顛末。幷記所聞之有關於是書者。以備後之讀者覽焉。

嘉慶丁巳冬十一月十七日。雪窗漫書。讀未見書齋主人黃丕烈識。

豫章黃先生外集六卷殘宋刻本

此家豫章外集六卷。得諸書船友邵姓。云自江陰楊文定公家收來。卷端有楊敦厚圖章。即文定孫也。裝潢精雅。亦以其爲宋刻。故珍之。然六卷後有缺葉。謬以卷十四末葉續之。因後有山房李彤跋。取閱者偶不經意。即信爲完璧者。然其實補綴之痕不可沒也。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豫章外集十四卷。案今明刻猶如是。所存詩六行。確在卷十四末。惟朱彤跋明刻無之。然翁覃溪云。外集末有李彤跋。其在十四卷末宜矣。至六卷末所缺。就明刻者以宋板十八行十八字計之。連煞尾一行。適得一葉。當以素紙存其面目可爾。又翁云。豫章外集。其作詩年月往往在內集前。今人稱外集爲後集。殊不知宋刻板心有後黃一後黃二云云。則外集之稱爲後集。特以所刻之先後言之耳。世人不見宋刻。妄論短長。亦奚爲耶。余舊藏豫章

文集三十卷本。僅有一卷至十四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俱屬宋刻。今又得此。行款悉同。當是聯屬者。何意兩美之適合也。毛氏云。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其信然歟。且延令書目載有黃山谷三十卷。後集六卷。宋板合諸此本。卷數卻同。或卽滄葦所藏。亦未可知。書之以誌舊物源流。固各有本爾。時嘉慶三年歲在戊午秋七月。棘人黃丕烈識。

此兩半葉原綴六卷末。今更正。然宋刻難得。不忍遺棄。故取坿於後。或異日搜訪更有宋本傳出。以此爲對勘之助云。蕘圃氏又識。

楊太后宮詞 宋寫本

日來梅雨浹旬。悶坐者幾日矣。今偶放晴。因訪友城南。於午後憩衞前書肆。主人出新收書數種。遍覽之。無一當意者。再三詰主人。直云無有好書。遂縱談及他事。主人忽驚起曰。有一册在。君必欲得之。因從架上抽是書。余開卷卽應聲曰。果如子言。我必欲得之也。蓋書係舊鈔。而又爲諸名家所藏。書之秘册無過於是。不覺十餘日悶懷一朝頓釋。問其來由。則云從某故家（後知某爲潘元揚。蓋郡人。孝廉。向爲知縣於外者。）叢殘中論秤而出者。原本破損過甚。重加裱托而插諸架。若待君來爲歸宿之主。豈非翰墨因緣耶。然止數葉耳。弗敢索重直。請易君家刻易林。余欣然允之。更問其何以重視此書。則云墨敝紙渝。圖書密密。必是有用之書。惜首尾兩跋未詳姓名。爲茫如耳。余粗閱一遍。未及諦視。跋語亦甚模糊。袖歸閱之。識是子晉手跡。且其跋云。合梓二家宮詞。以公同好。與汲古閣刊書細目詩詞雜俎中所云正合。尤幸昔賢手澤不致湮沒。可喜亦

可危已。時侍余之僕發一論曰。此書力量大。能於故紙中振拔而出。亦大奇哉。余聞之。戲曰。非是僕不足以輔吾主。吾豈蕭穎士耶。何有僕如是。蓋此論可以明理。可以見道。凡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精神貫乎其中。此書之精神。昔年藏書家精神貫於此者不知凡幾矣。安能煙消灰滅乎。道理如是。書可以概論其餘。

嘉慶庚午五月廿有六日。復翁燒燭書於陶陶室之南窗。是日叔子三癸生七周歲。并記。

周職方詩文集二卷明本

向聞錢聽默言。書籍有明刻而可與宋元版埒者。惟明初黑口版爲然。故藏書家多珍之。余自聚書以來。宋元版固極其精妙。而明初黑口版亦皆有佳絕者。卽如此周職方詩文集也。世鮮有著於錄者。初書友攜數册古籍來。余惟愛此種。因併他種求售。不果。後從他處得之。價易青蚨二金餘。於以見書籍之可珍者。雖明刻亦不甚賤也。嘉慶丁卯秋七月二十有五日。復翁黃丕烈識。

劉後村集舊鈔本

此劉後村集。余于甲寅夏得之海鹽友人家椒升處。云是呂無黨手鈔得。後又見一刻本。亦是書友從海鹽攜來者。云是宋本。然以余所見好元板書證之。乃元刻也。余友顧抱沖、以緡錢十餘千易之。椒升又攜一半鈔半刻本來。其鈔者與余所藏本字跡相似。其刻者又與抱沖所得本板刻正同。紫陽山長錢竹汀云。後村集不止五十卷。今所見俱如是。殆未爲足本。始猶不信是說。及觀華陽顧氏殘本。竟有六十卷字樣。方知竹汀之說爲確。而書之不可以概論也如是如是。

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明刻本

此書收自東城故家。裝潢精妙。久已什襲珍之矣。頃五柳居收得揚州蔣西圃家數種。亦有此集。從余借此本。補目錄一至七七葉。而余本亦闕七卷第六葉。二十二卷第五葉。二十三卷第十二葉。復從揚州本補兩葉。其二十三卷中一葉。均闕如也。原有烏欄空紙。惟恐影寫損裝。遂照錄以備誦讀。書訖。誌其緣起如此。辛酉孟冬。黃丕烈。在卷末。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鈔本

柳先生詩文爲元人集中最上乘。不特世鮮元刻。即明初翻本亦爲今所甚珍。余近鈔宋元人文集。耑事校讎。目無善本。不獨鈔本多譌。即刻本亦難憑也。總於翻刻之頃。惟事矜功護短。不肯自認才學有限。以闕文疑譌留俟後人。以致含胡臆測。三寫成烏。前鈔周益公集中詞科舊稿首序。原鈔以緂音宙。爻辭。爲緂。新鈔改緂爲由。譌復傳譌。當吾手也。甲辰冬盡。繡水竹垞先生門下客周姓者。持柳文肅公集來售。餽稱映鈔元板。閱之。見字畫纖細。疑譌頗多。乙巳春臘。得彭城錢氏收藏明初翻本。又借金星軺所藏國初翻刻本。兩較之下。慨夫一解不如一解。不獨今人不如古人也。頹靡不挽。誰使之然。因於暇日以繡水爲主。參之明初國初。辨其筆畫。錄其疑譌。以俟政高明。未必非明窗淨几一端也。宋蔚如跋。

揭文安公評先生文云。如老將統百萬兵。旗幟鮮明。戈甲煜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嚴。余於己酉長夏。假宋蔚如兄家藏鈔本手自印寫。通得五百三十四紙。覺篇篇與文安公之言吻合。非文安公不能定先生

之文也。嗚呼。盡之矣。錄竟。時雍正七年閏七月七夕日。書於杏花小樓。太倉謝浦泰心傳氏謹識。時年五十有四。

乾隆乙卯春。從同榜蔣賓嵎館中得天順本柳文肅公集。已自詫爲希有。惜中多爛版。字跡糊塗。十五卷慈慧菴記後十三篇盡從闕如。是所憾也。茲八月十日。書船友鄭輔義攜是本來。係太倉謝星躔抄本。觀其跋語。知自宋蔚如藏本傳錄。蔚如蓋以影抄元板爲主。而以他本輔焉者也。取與天順本彼此參對。不特字跡糊塗者十可補其八九。而且十五卷中所闕記文俱全。其餘之賴此校正者。不可枚舉。以云影抄元板。未必子虛。行款數刻本悉同。惟增附文十五。則刻本所無。文肅集得此本當爲最善矣。棘人黃丕烈識。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舊鈔本

江月松風集爲有元錢思復手書稿草。先民筆墨。具有別致。好事家因裝裱成册。錢罄室、曹秋岳。相繼收藏。秋岳亡後。伯兄澂於金閶見之。傾囊得歸。一時爭相傳寫。未免有豕魚之譌。此本乃余手鈔。校對獨細。惜有缺落。無從考補。至字畫間有舛誤。亦從闕疑。大抵古人手筆。當仍其舊。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所得更有張伯淳貫酸齋書卷。元人草玄閣湘竹龍唱和幷雜詩柬。共此集爲三册。得於康熙丙寅之杪春。而鈔成於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人又張翁栻識。　旁有朱字。乃錄金亦陶夫子所改誤也。丁卯四月栻。

錢思復江月松風集。余向未之見。今見諸玉峯考槃汗筠齋書籍鋪。蓋太倉金元功家物也。卻爲吾郡人手錄本。翁名栻。字又張。號南陔。其景仰昔賢之意可見。住東洞庭山。則太湖具區兩書中當必有其人。

惜案頭無其書。不之詳。然愛書如命。手澤猶存。其人固可想見。且爲金侃亦陶之高足。宜其流風餘韻洋溢於縹緗翰墨間也。余生平嗜書。並嗜藏書之人。書賴人以傳。人亦賴書以傳。安能離而二耶。此書罕有。固不待言。藏書之人。於此僅見。余故表而出之。爲今撰修郡志者有考焉。道光癸未三月望日雨窗。龔夫識。

癸未七月二十有八日。從龔夫借觀。晦日。往瀆川省徐氏妹。午後。狂風大作。泊西跨塘橋下。投宿談氏。越日仲秋朔。歸。往來舟中。讀竟。湖山風月主人記。

始豐藁十四卷七卷以下皆景鈔。

徐一夔始豐稿。余于顧抱沖家偶一見之。未及細檢其卷第也。恭閱國朝簡明書目。載有兩本。一爲十四卷。卽四庫所收者是。與也是翁藏書目合。一爲六卷。今所得者適合。然有目而六卷後有割裂補綴之痕。且後藁下總得無乃十四卷而逸其半歟。俟假抱沖本對之。嘉慶四年莫春月下澣六日。取付裝潢。用向日得書時所記語錄于六卷之後。龔圃。龔圃印作綠色。

此七卷至十四卷一百二十九葉始豐稿。余用抱沖本屬友人影寫者。字體頗得其似。迥非鈔胥比矣。是書世行有二本。恭閱四庫提要。載王阮亭所藏爲十四卷。朱竹垞所藏爲六卷。則足本誠難得也。但千頃堂書目載有十五卷。其一爲詩。似十四卷究非全本。俟徧訪諸藏書家。己未春季。棘人黃丕烈。

中興閒氣集二卷明刻本

崇禎己卯春中。得趙玄度鈔宋本。較增於空居閣。馮舒。

嘉慶癸亥秋得一鈔本與馮校本大同而小異因用墨筆手校一過然卷中先有墨筆校者故每於校處鈐江夏印章別之所最異者李嘉祐末一首及戴叔倫之或作七首或作二首耳蕘翁黃丕烈記

聖宋文選三十二卷宋刻本

余向藏何義門批校曾子固元豐類稿增多文六篇謂出于石門呂太史家鈔本聖宋文選然其原書世不多有也既從常熟書友得一殘宋本缺七至十一而仍有影鈔者已喜出望外後稔常州趙味辛舍人處有宋刻全本辛酉至京師面詢其書秋間味辛回南余亦旋里遂以書歸余與前得殘本出于一刻中有缺葉賴前本補完至于裝潢璀璨爲味辛所重新而前人圖記間有剜去者未知誰何歲癸亥春長塘鮑綠飲來談及是書云數年前與味辛同在吾郡故家所得同得者有劉後村亦宋刻此書後有石門呂晚村長跋方信義門所見鈔本卽從此出而此書所去圖記或卽呂氏故幷長跋亦去之歟綠飲所言乃書林故事急取而書諸尾因追述其得書顛末如右嘉慶八年春三月望後二日蕘翁黃丕烈識于百宋一廛

宏秀集十卷缺九十卷宋本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

唐僧弘秀集十卷錢述古所藏不過元人鈔本惟此尚是宋刻惜失其九十兩卷於六年前爲五柳居主人所遺紙本破損腹襯字紙殊不耐觀近輯百宋一廛書目舉宋刻之殘鱗片甲盡登簿錄爰命工重加補綴裝成二册一以紀良友投贈之雅一以見古書完全之難云爾癸亥端陽日蕘翁黃丕烈

卯端陽後五日。於王府基書坊見有舊刻唐清塞詩集、唐貫休詩集。皆題菏澤李鼐和父編。與此行款正同。蓋翻宋刻也。和父編唐僧弘秀集。見於讀書敏求記。而二集不傳。由此推之。古書之湮沒者多矣。因附記于此。復翁又識。　僧而詩。非僧之本分也。詩而僧。是詩之方外也。余交吾與葬僧寒石餘事作詩。久而成帙。吳中石遠梅、爲刻其倚杖吟一卷。近主浙之理安方丈。又得詩若干首。余爲之梓于吳中。並前所定者。編次爲初藁一續藁一云。重陽前四日。偶得舊鈔唐僧弘秀集。係崇禎癸未年間鈔本。重是百六十餘年物。取而藏之。出此殘宋刻相對。因附記。近人詩僧非無專集。未知後代能有如和父其人者爲之編纂乎。書此以俟。己巳中秋八日。時風雨滿城。重陽節近矣。復翁記。　余藏唐僧弘秀集。此殘宋本外。祇有明刻二十四行行二十字本。每卷次行止有菏澤云云一行。無校刻人姓名。卷首但載李序並目錄。前後無他序跋。必從舊本出也。因僅爲明刻。行款又與宋本不同。故未之取校。頃從李明古家散出之書。獲一明吳興沈春澤雨若校刻本。殊不逮向藏明刻。而其本卻經孫潛夫校舊刻。又經葉石君校舊抄、照陳解元書棚本錄出之本。因出殘宋刻覆之。益見宋刻之妙。而孫校之校舊刻本。葉校之照錄書棚本。皆不逮。遂手校一過。始于卷一之缺葉起。及八卷止。可謂能正兩家所校之誤矣。然向止有明刻本。而無校宋本。不敢以明刻爲是。今得孫校。知舊刻即明刻本。葉校即照錄之書棚本。凡宋本所缺。俱可以兩家所校本補之。未可謂校本之可廢也。憶余自癸亥始得此。今歲星一終。而又得兩家校本副之。藏書之難。一至于是。
乙亥二月望後一日。校此殘宋本于兩家校本上。既竣事。書其顛末于此云。復翁。

吳都文粹十卷鈔本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太倉棘人謝浦泰惺廔氏手鈔并校。泣血識。在卷末。吳都文粹。雖爲蘇臺鄭虎臣之所集。而實本於石湖范成大之吳郡志。此書中所載詩文。悉取於志。初未嘗一字增損也。向藏於吾婁吳西齋侍御家。奇貨可居。凡鈔者必求重貲始得。而元本錯落謬誤。顛倒闕失。不啻萬萬處。自宋蔚如兄購得此書。與錢方蔚兄細加校閱。以王相國家藏宋本吳郡志及毛刻吳郡志參互攷訂。凡數十次。遂成善本。余於上年辛亥季冬臘日。借得影鈔。而吾母抱微恙。閱五日而痛終天。神褫魄奪。幾不欲生。而此事遂寢。至新春到館。然後復理前事。至花朝後十日而告竣。書此以明石湖之手筆。二蔚之苦心。且以告世舊鈔之不足珍也。歙程易疇先生。今之老宿也。向爲嘉定廣文。後即辭官去。半日著述甚富。其餘事所及。字體直逼唐人。往往於親友家見之。余去夏移居王洗馬巷。思以舊宅學耕堂扁其新廬。而難其人。而塾師顧澗濱謂余曰。儻得程易疇先生書此。最善。惜離此較遠。當遣人求之。後聞先生已應孝廉方正之舉。恐不在家。故計議未決。今茲二月十日。錢竹汀先生過舍。談及欲拜遠客。問何人。則曰易疇先生也。余欣喜欲狂。遂懇竹汀爲之先容。而余即偕澗濱往謁。拜求椽筆。先生允吾請。迅速揮之。並蒙下訪。以自製墨二梃爲贈。余因即取案頭吳都文粹四册報之。蓋先生所讀曾無未見之書。而此書多言吾郡故事。先生還鄉之後。未知相會何年。展卷思之。或如在平江茂苑間也。爰記數語於卷端。以識其事。時在大清嘉慶二年二月望日。古吳後學黃丕烈識。

荊南唱和集明刻本　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

荊南唱和詩向亦曾有之是王蓮涇舊物已爲他人購去矣茲册出香嚴書屋中雖明刻甚古雅且爲沈寶研所藏眞可愛翫而卷首破損處補字審爲義門先生手書蓋沈卽何之高第弟子沈書何補理或有然也辛巳三月堯夫

丹崖集舊鈔本

此鈔本丹崖集余藏之篋中久矣疑是影寫本頃訪同年友於琴川出所藏古籍相欣賞見有黑口板天順本丹崖集遂攜歸手校一過卷中空格皆黑釘有題無詩處亦同鈔所誤者可據刻本正之行款閒有與刻本殊者當是鈔所改耳此實照寫非影寫也余於元末明初人文集頗蓄黑口板今此集得友人藏本可以校正甚矣人之有同嗜也友爲誰張其姓燮其名子和其字堯友其別號也庚申冬季十有二日堯圃黃丕烈識

文温州集舊刻本

文温州集相傳爲其子徵明手書以付剞劂者故藏書家於明人集中最爲珍重余向從東城顧人慈家得舊刻名鈔不下四百餘册而是集亦在所蓄則其可貴益見矣今孟陬下澣觀書學餘書林主人以新得光福徐氏書故邀余鑒別之繙閱一過大都是有明及國初諸人文集苦無當意者惟此尚爲名書且需直不昂以青蚨三星易之書友相視而笑莫解其故余亦未明告之也近日書價踊貴遇此等書反有

賤售者坐不識古耳爰書此以告後之藏書者嘉慶元年二月八日書於養恬書屋棘人黃丕烈

存悔齋詩鈔本

此詩元係永嘉朱先生鈔本楨從先生游故假以錄實至正五祀歲乙酉也時楨年十五今倏過五載恍如舊夢歲月難留寸陰其可不惜深愧志不勝氣不能勇力以學撫卷輒成浩歎謹書以深警毋待他日徒悔焉至正九年歲己丑五月二十七日開封俞楨恐悚拜書　立庵先生初名楨字貞木後以字行種學績文躬秉特操仕終都昌縣丞以清節顯此其手錄龔子敬集云從永嘉朱先生鈔本翻出朱名右字伯賢有史學爲後元大儒事具金華宋景濂墓誌中斯其人之賢蓋可見矣又按貞木跋尾錄于志學之年而其留心風雅已如此固宜終身造就有以大過人也伏讀不勝景仰張丕識　此元人俞貞木手鈔龔璛子敬詩一册余得諸友人張秋塘秋塘爲青父後人有得於先世書畫舫之學故鑒別獨精丁巳孟春月攜是册來曰此存悔齋詩載于眞蹟目錄因君嗜古故特以相示余開緘視之覺古氣撲人眉宇余雖未識貞木手迹然爲元時鈔本無疑遂留示塾師顧澗蘋亦云舊鈔無疑記家兄抱沖有此未知同否既因秋塘索直昂姑還之而於是書源流究不能爲之釋然遂徧檢各家書目其浙江采輯遺書目錄有云龔子敬存悔齋詩有至正九年俞楨後序今卷末有貞木跋其可信者一國朝簡明書目有云存悔齋詩龔璛撰補遺一卷明朱存理輯今原詩後有續鈔詩二葉字迹與所見存理手錄珊瑚木難野航雜鈔眞迹合且卷首有信夫圖記其可信者二因向抱沖索觀蓋汲古毛氏從是本傳錄者斧季跋語詳明其

可信者三。至是書之來。秋塘得諸蔣韻濤。韻濤得諸碧鳳坊顧氏。余閱顧氏書目。有兩部。一爲抱沖所收。一爲韻濤所得。今借彼證此。因委求源。其可信者四。則是册爲存悔齋詩之祖本。余得見之。誠爲幸事矣。適秋塘來告諸。故共加欣賞。以白金六兩易之。而是册竟爲讀未見書齋中物。噫。一詩集耳。自元以來。幾經名人收貯。而不能晦得者。又復轉相鈔寫。其眞本豈易有邪。爰誌數語於餘紙。以存顚末云。時在大清嘉慶二年丁巳仲春月社日。書於讀未見書齋。蕘圃黃丕烈。　壬戌孟冬二十日。新寒逼人。夜坐太白樓下。挑燈閱此。其去收書之歲月。已越五載餘矣。重閱舊跋。始知誤書悔爲晦者二處。疏忽殊可笑也。此書眞蹟外。抱沖有一毛氏摹寫本。然斧季云爲吳文定公叢書堂鈔本。想亦從此本錄此。蓋此本有吳寬印。知爲文定舊藏。前跋未及。因補誌之。蕘圃漫識。　壬申仲春小盡日。因觀張貞居詩稿眞蹟。出此元人錄本相證。時西賓陸拙生爲余佐校讐之役。共爲欣賞。拙生遠祖實爲性夫後人。遂屬其書籤。幷冀如凱度之與性父。主賓相得甚歡也。復翁。

中庵詩鈔本。　此跋僞。

己丑九月。寓吳門顧澗蘋家。案頭適有殘本中庵集。爲容夫先生家鈔本。鱣昔見先生家藏宋元別集。多人間未見之書。皆從掌理閣書時所鈔藏。此其一也。既屬澗蘋爲我錄副。復誌於後。以徵奇遇。海寧陳鱣。

嘉慶十六年。借拜經樓本校一過。老蕘。

右殘本中庵集十一卷。舊爲汪容夫先生家鈔本。中用硃筆校改處。猶是先生手筆也。後爲黃君蕘圃所

得。復爲校正數字。卽用墨筆所改者也。按此書久佚。四庫從永樂大典錄出。爲二十卷。今缺上七卷下二卷。蕘翁收時已如此矣。余曾假錄一副。擬從閣中補鈔之。未果也。今原本爲閻源觀察所藏。暇日出示屬爲補跋。按此書雖有闕失。然世不多見。甚爲可貴。觀察好事者。能補鈔刊行之。豈非一美事哉。己丑十一月初一日。顧廣圻書。

按歸安陸存齋觀察四庫提要注。謂韓小亭有元刻足本。去今未遠。當在人間。此本爲汪容夫先生舊鈔。前後殘闕。不知祖元刊所出。抑卽鈔自閣中。蕘翁所校之本。云得自拜經。不知卽韓氏元刊否。均未能意定。沅生司馬出示。爰記數語於後。北平李澐跋。

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宋本

此宋刻本二百家名賢文粹世次。余友顧抱沖所贈也。抱沖喜蓄書。此實爲抱沖蓄書之殿。君病於元年季冬。卒於二年四月。初得此書。價錢僅十千。雖非完璧。攷明內閣藏書目。已云不全。外間傳本甚少。宋時鴻編鉅製。見錄是書。余未能借鈔。常從抱沖索觀世次。亦可藉見宋人名字爵里。今抱沖病中猶倩鈔胥錄以爲贈。爰裝潢以藏。諸篋云。嘉慶二年秋九月中浣二日。燈下。蕘圃黃丕烈識。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鈔本

此五硯樓遺書也。仲冬二十有四日。坊間從彼得之。余實爲之介。家寒。藉此爲度歲計。故出此。余雖至親。不能爲之保護。思之。實可酸鼻。然聚散何常。昔人身後尙有論秤而盡者。茲幸尙不致如是。是書亦爲梱

載中物。余見其鈔手精雅。向坊間轉歸。取對元刻。約略相似。惟多卷首鄧序一篇。可喜也。今日學山海居中。一書忽得雙璧。聊以取快一時。儻日後散亡。尚有如余其人者。爲之檢點料理。不致論秤而盡。余亦甚慰矣。時己巳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學山海居主人黃丕烈識。

連日天氣嚴寒。河冰斷路。較嘉慶之紀元之正月初九。所遜者惟雪耳。風狂日淡。冷氣彌天。卽炙硯含毫。手腕不能振作。今稍温和。磨墨書此。幷記。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校舊鈔本

余舊藏詞曲甚富。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元刻本。其一也。後於肆中見一舊鈔本。因是書傳布少。攜之歸。擬校元刻。向未果。且首多殘闕。行款與元刻不同。久不得補。業置之矣。頃書友自杭州趕考歸。帶有此書。亦係鈔本。取對向藏。無二樣。向所殘闕者可補。遂收之。命門僕影鈔補全。遂發校元刻本之興。孰知其中脫誤無一葉無之。竭幾日力校完。及終八卷。乃始知元刻後尚有第九卷在。興復盡此。餘不及手鈔。當別令繕寫也。因思古書流傳日少。兩鈔本所有卷如是。所殘闕脫誤者並同。則元刻之可貴。不問而知。此特詞曲爾。已如是。何論經史子集之尤急者耶。書此。以見讀書之難若此。丁卯秋霜降前二日。復翁識。

十月初旬。又借得周香嚴藏鈔本。字甚端楷。然亦有較此更誤者。略記歧異。大都皆以意改竄者也。恐不足據鈔校刻。惟因周本覆校元刻。又多校正處。始知落葉几塵爲不謬也。丁卯。

此書除余藏元刻細字本外。惟所收兩鈔本及周香嚴藏精鈔本。皆余所親見者。然皆賴元刻以補其不

逮未有補於元刻也。余取元刻以校余舊藏鈔本。又校周藏精鈔本。自是元刻之流傳共有二本矣。惜行款格式未能一一細校。蓋鈔本作二欵式。弗能校上元刻也。余最惡以僞亂眞。故此鈔本既失第九卷。以周鈔本足之。仍其行款格式。俾知書有自來。非不知而妄作者。否則何難照余鈔本模樣錄入耶。裝畢復翁記。丁卯十月十有九日。是日新寒。水始冰。

己巳中冬念有四日。五硯樓書散。書坊人以靑蚨二百四十餘金捆載一船而去。歲闌事迫。亦無可如何者。雖時刻居多。然間有一二舊刻名鈔。余轉向坊人留之。中有精鈔太平樂府九卷本。較元刻多至正辛卯春巴西鄧子晉序一篇。餘與元刻差近。惟行款不同耳。今後學山海居中書。乃爲雙璧矣。復翁。均在卷末後。

太平樂府明本。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

余藏詞曲富矣。故擬顏其所藏之室曰學山海居。取汲古稱李中麓詞山曲海之意也。頃游武林。復得此二小種。僅明刻。且太平係選本。然猶收之者。其殆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之謂乎。歸舟弟二日。燒燭書此。己巳春三月下旬六日復翁。

南峯樂府明本。每葉十九行。行十九字。

己巳春三月。余爲武林之游。三上城隍山。索觀古書于集古齋。蓋其主人在杭城書賈中爲巨擘。而去歲又新收開萬樓書。故不憚再三至也。最後爲立夏前一日。與錢塘何夢華偕行。小憩臨江之樓山舊多茶肆。並有點心之佳者。主人煮茗相待。取蓑衣餅韭菜餅于旁肆以繼晨飧。心頗樂焉。因邀坐在店後小樓。

見南峯樂府太平樂府籤出架上。手探之。乃明舊刻。遂與他書捆載而歸。歸家。遍檢諸家書目。偶及孝慈堂書目。有之。序次、目錄先後、書名、本數、正合。可見書之得失顯晦有定數也。復翁識。

金俊明鈔書

此金俊明先生手錄月泉吟社谷音河汾諸老詩、中州集、並中州樂府序目及小傳。彙爲一册。蓋先生爲勝國遺老。故錄之以寄其意。向藏小讀書堆。于今秋始散出。經余眼。余愛不忍釋。以索直昂。姑留案間。尚未議易也。閱其卷末附記數語。知先生以未見九峯刻本中州樂府。不得每人小序爲憾。適余插架有影元鈔中州樂府在。檢得人之有小敍者。用別紙錄出。復出元刻中州集校勘一二。俾補先生所未逮。後書友欲易余韓柳文。許以此書爲贈。遂作跋記其原委。並述余取以校勘之故。他日更當以中州樂府小傳補入。益臻美備云。丁卯季冬望後一日。復翁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黃丕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D一三二二

祥

七